

书剑恩仇录之二



雄遭手雷奔



书剑恩仇录之二

# 奔雷手遭难

原著 金庸

改编 吴青

绘画 陈亚非

扫描制作 小陆飞刀



安徽美术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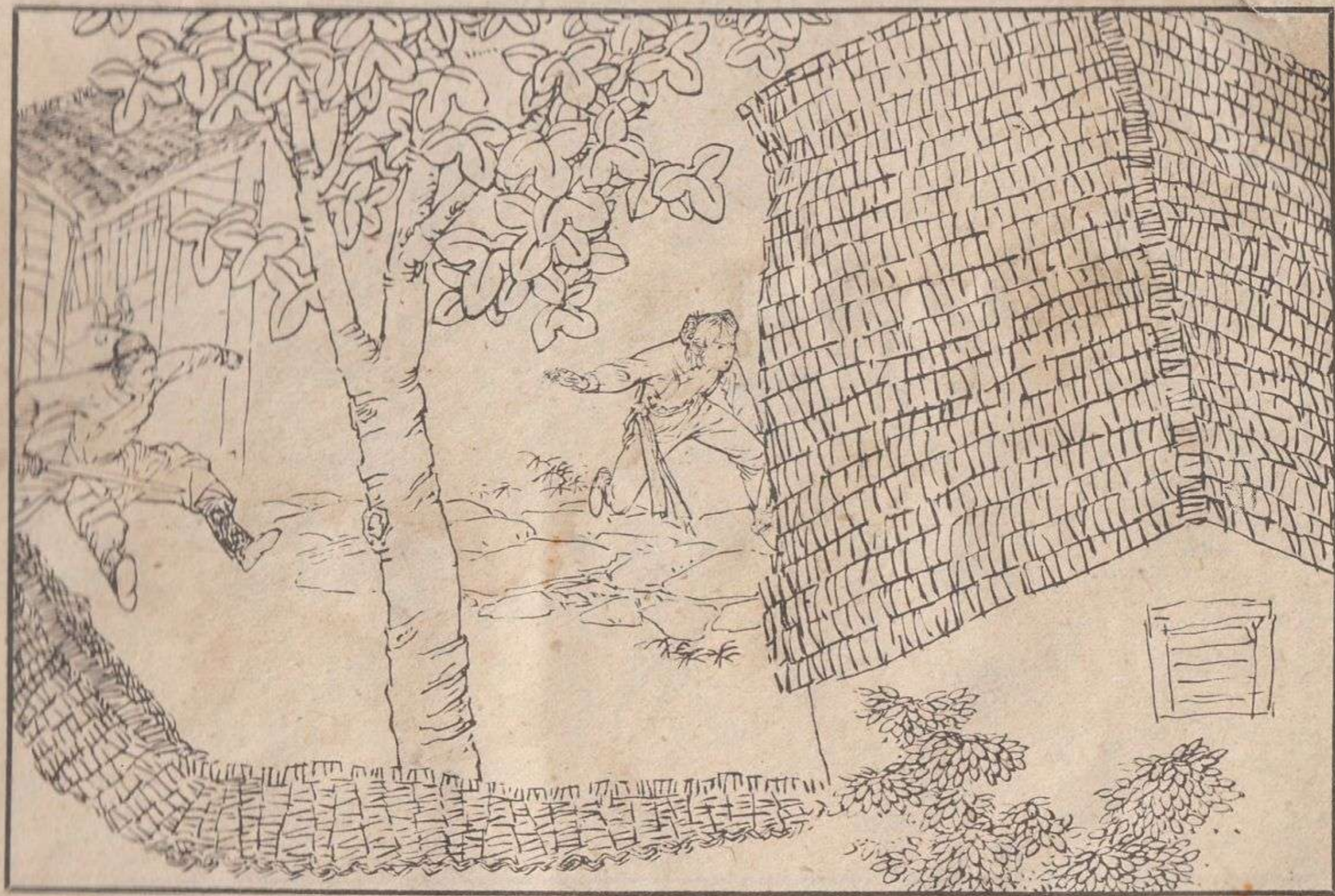


(内容提要) 第二集主要描写民间反清帮会——“红花会”四当家奔雷手文泰来，因猜知了乾隆皇帝的重大隐私，是以遭到乾隆接二连三的追杀，在走投无路之际，投奔铁胆庄周仲英，被隐藏于秘窖之中。

由于周仲英独子年幼无知，在清廷鹰犬、武林败类张召重搜捕时，无意说了出来，致使奔雷手遭难。周仲英一怒之下，打死爱子，气走娇妻，虽如此，仍被红花会众雄误会，一时结下冤仇。

封面设计 王景琨





1 上集说到霍青桐见李沅芷露出真面目后，羞愤顿消。为夺回圣经，她两人一起翻墙进店，探查镖师动静。李沅芷见刚才童兆和走过之时，还背着那个红布包袱，便向霍青桐招了招手，矮身走到一干镖师所住房外。





2 房内灯光还亮着，只听得里面童兆和不住地哇哇怪叫，一会儿声息停了。一名镖师道：“张大人手段真高明，一下子就把童兄弟给治好了。”另一个镖师道：“早知张大人会来，刚才也犯不着给那红花会小子赔不是啦。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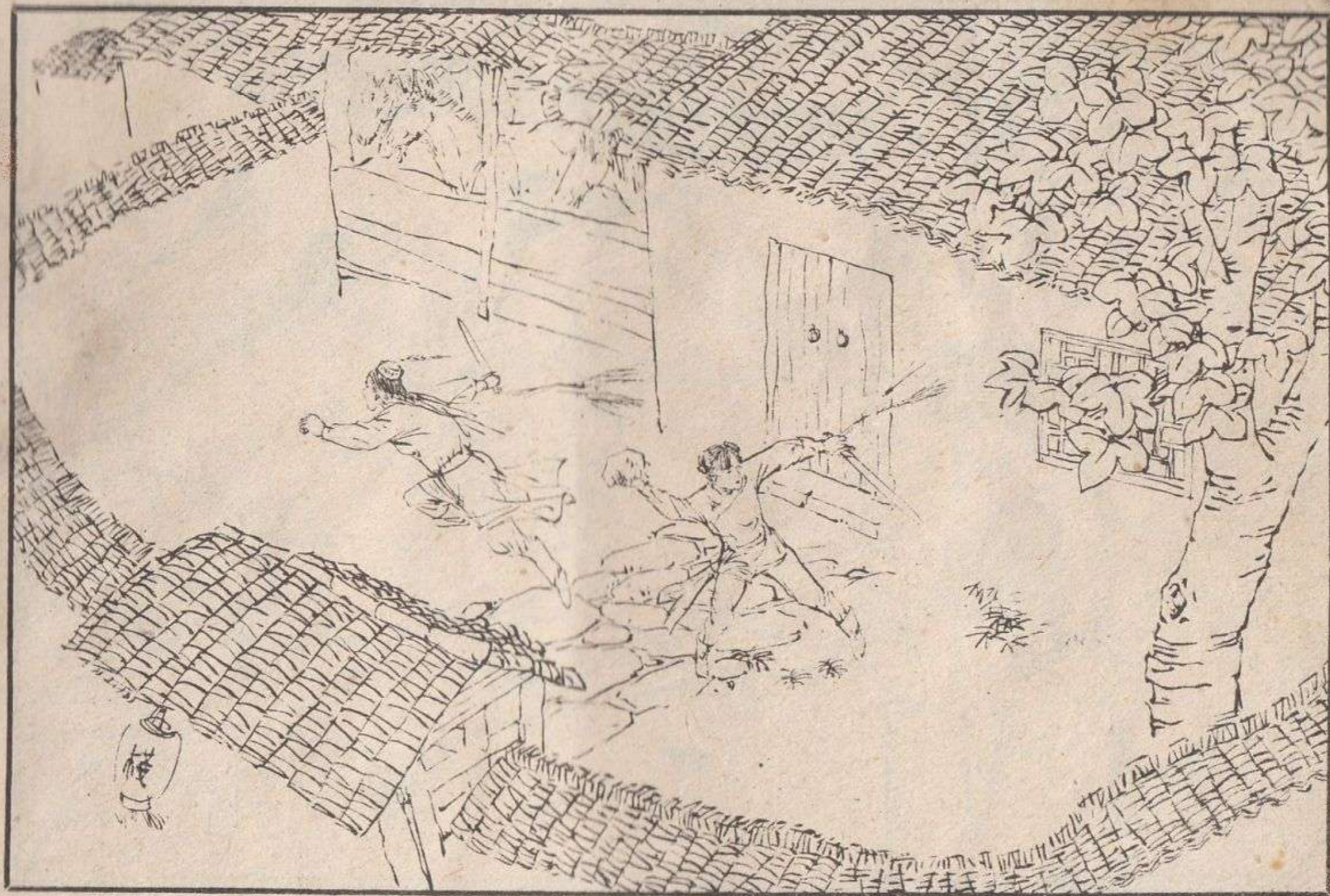
3 李沅芷在窗纸上找到个破孔向里张望，见房内坐着五六人，一个四十多岁、气派威武的陌生人居中而坐，中气充沛地说道：“你们看着这对男女，明儿等老吴他们一来，咱们就动手。这案子他们在办，我不便抢在头里。”





4 童兆和谄媚道：“你张大人一到，那还不手到擒来？你抓到后，我在这小子头上狠狠地踢他几脚。”阎世章道：“你把包袱交给我，那些回回不死心，路上怕还有麻烦。”童兆和想争头功，迟迟疑疑地把包袱解下来，不肯交过去。





5 李沅芷心想，包袱一旦给武功高强的阎世章拿到，抢回来就不容易了。她灵机一动，在霍青桐耳边说了几句话，随即除下帽子，在地下拾起两块砖头，使劲向窗上掷去，砸破窗格，直打进房里。





6 房里灯火骤熄，房门一开，蹿出五六个人。当先一人喝道：“什么东西？胆子倒不小。”霍青桐唿哨一声，翻身出墙，众镖师纷纷追出墙外。





7 李沅芷披散着头发，用方巾蒙住下半截脸，直闯进房。童兆和刚救治过来，手脚还不灵便，见门外闯进一个双脚蹦跳，口中吱吱直叫，鬼不象鬼，人不象人的东西来，顿时吓得全身软瘫。那鬼从他手中将红包袱一把抢过去，吱吱地叫着，又跳出房去。





8 众镖师追出数步，那张大人忽地住脚，道：“糟了，我们中了调虎离山之计，快回去！”等众人回到店房，只见童兆和倒在炕上。他呆了半晌，才把鬼抢包袱之事说了。张大人恨道：“什么鬼？咱们阴沟里翻船，几十年的老江湖着了道儿。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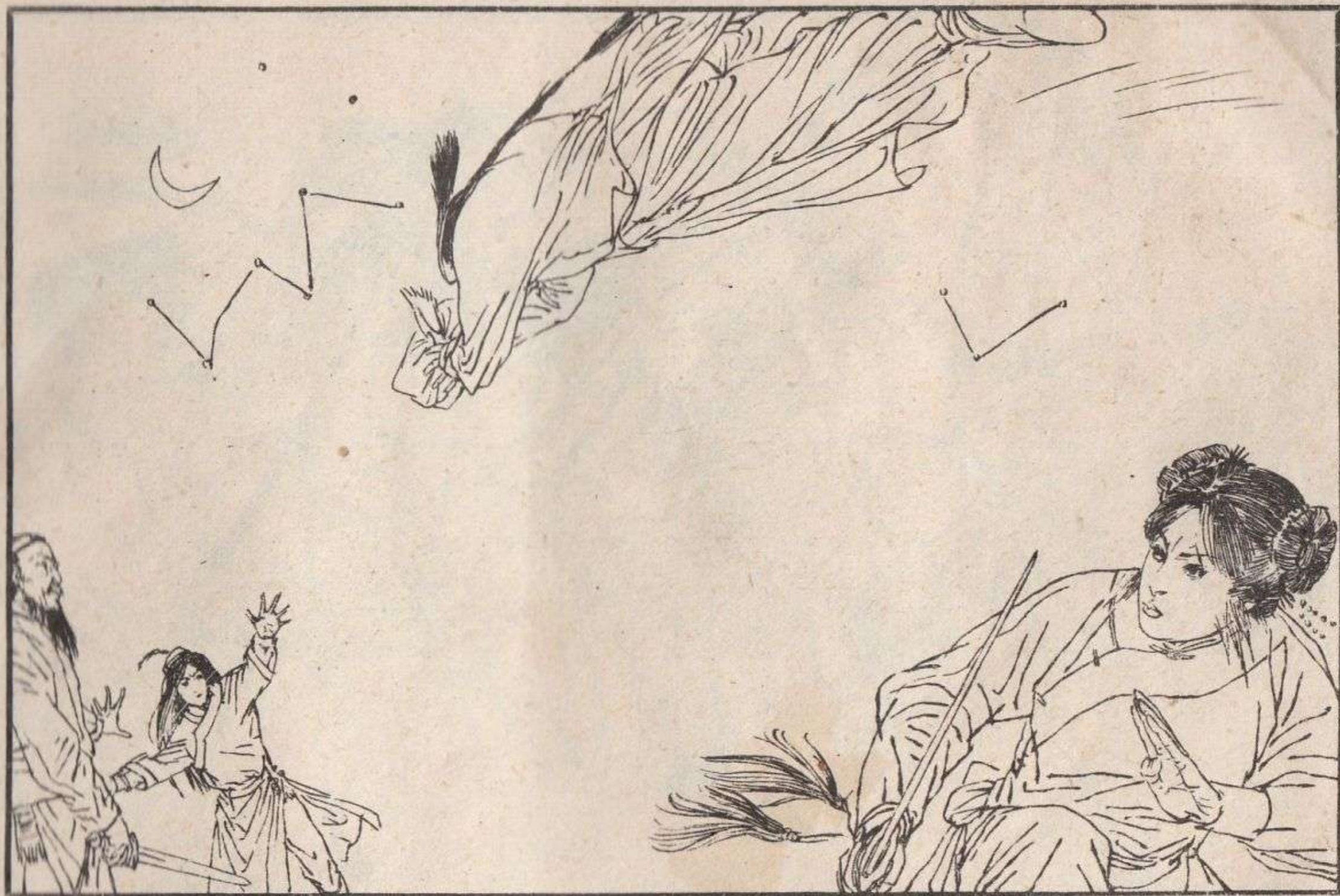
9 李沅芷抢了包袱，躲在墙边，待众镖师都进了房，才翻墙出去。她轻轻吹了声口哨，对面树荫下有人应了一声，两个人影迎上来，正是陆菲青和霍青桐。李沅芷得意非凡，笑道：“包袱抢回来了，可不怪我了吧……”





10 一句话没说完，陆菲青叫道：“小心后面！”李沅芷急忙转身，月光下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站在面前，她惊得倒退两步，扬手将包袱向霍青桐掷去，叫道：“接着！”双手一错，护身迎敌。





11 哪知敌人身法奇快，李沅芷包袱刚掷出，敌人已跟着纵起，一伸手，半空里截下了包袱。李沅芷又惊又怒，迎面一拳；霍青桐也挥掌同时从后面攻到。





12 那人双手一分，使出的势子竟是武当长拳的“高四平”，气劲十足，把李沅芷和霍青桐同时震得倒退数步。李沅芷最先学的就是这套拳术，哪知平平常常的一招“高四平”，在敌人手下使出来竟有如此威力，不禁倒抽一口凉气。





13 霍青桐见包袱又被抢去，明知不敌，却不甘就此退却，拔剑又上。李沅芷这时看清了敌人，正是那个张大人，再回头望师父，已不知去向，便左右踏进一步，“七星拳”变“倒骑龙”，也以武当长拳击敌。





14 张大人见她出拳招式，“咦”了一声，不闪不避，侧身也是一招“倒骑龙”之拳挥去。同样的拳法，却有功力高下之分，李沅芷和敌人拳对拳一碰，只觉手臂一阵酸麻，疼痛难当，脚下一个踉跄，向左跃开，险些跌倒。





15 霍青桐见她遇险，不顾杀敌，先救同伴，跳到李沅芷身旁，伸左手将她挽住，右手挺剑指着张大人，防他来攻。张大人却收住拳势，高声问道：“喂，你这孩子，我问你，你师父姓马还是姓陆？”





16 李沅芷心想，师父姓陆，但不妨骗骗他：“我师父姓马，你怎么知道？”张大人哈哈大笑道：“见了师叔不磕头么？”霍青桐见他们叙起师门之谊，自己与李沅芷毫无交情，眼见圣经是拿不回来了，当即快步离去。





17 李沅芷忙去追赶，奔出几十步，正巧浮云掩月，眼前一片漆黑，空中打了几个闷雷，身上已落几滴雨点，心中一惊，不敢再追，回来已不见了张大人。





18 天明时分,李沅芷回店,来到师父房里,将昨晚的事说了,问是怎么回事。陆菲青眉头皱起,似是心事重重,只道:“你不说是我的徒弟,那很好。”她见师父脸色凝重,不敢多问,便悄悄退出师父房中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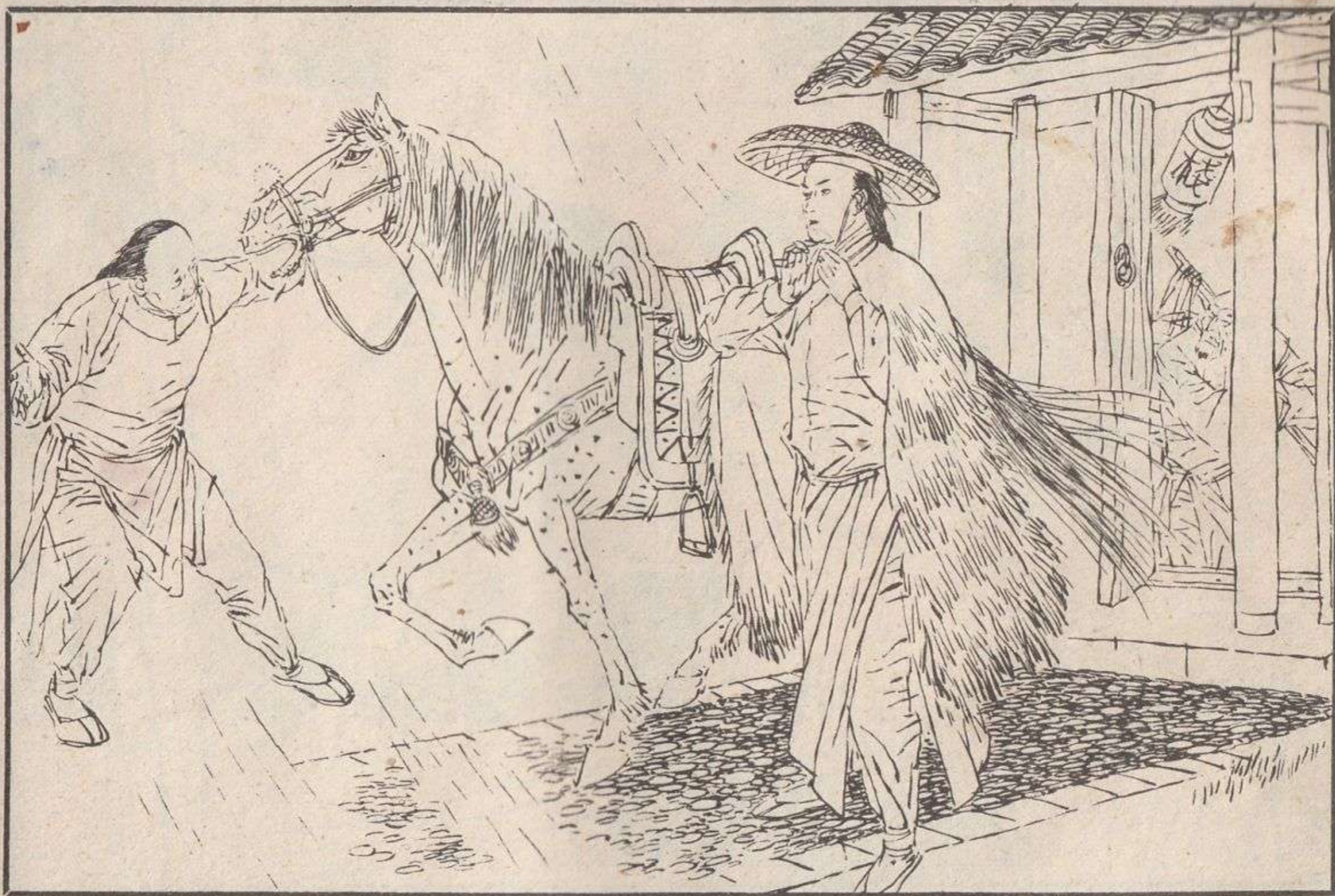
19 秋风秋雨，时紧时缓。李沅芷困处僻地野店，甚觉厌烦，便踱到红花会四当家的店房外瞧瞧，只见房门紧闭，没半点声息。镇远镖局的镖车也都没走，几名镖师都坐在厅前闲谈，昨晚那自称是她师叔的张大人却不在内。





20 这时，忽听门外一阵鸾铃响，一匹马从雨中急奔而来。那马到客店外停住，一个少年书生跳下马来，店伙计迎上去问那书生是否住店，那书生答道：“打过尖还得赶路。”





21 那书生身材颀长，眉清目秀，塞外边荒之地，很少见到这般风流英俊人物，李沅芷不免多看了一眼。那书生也见到了她，微微一笑，李沅芷不觉脸上一热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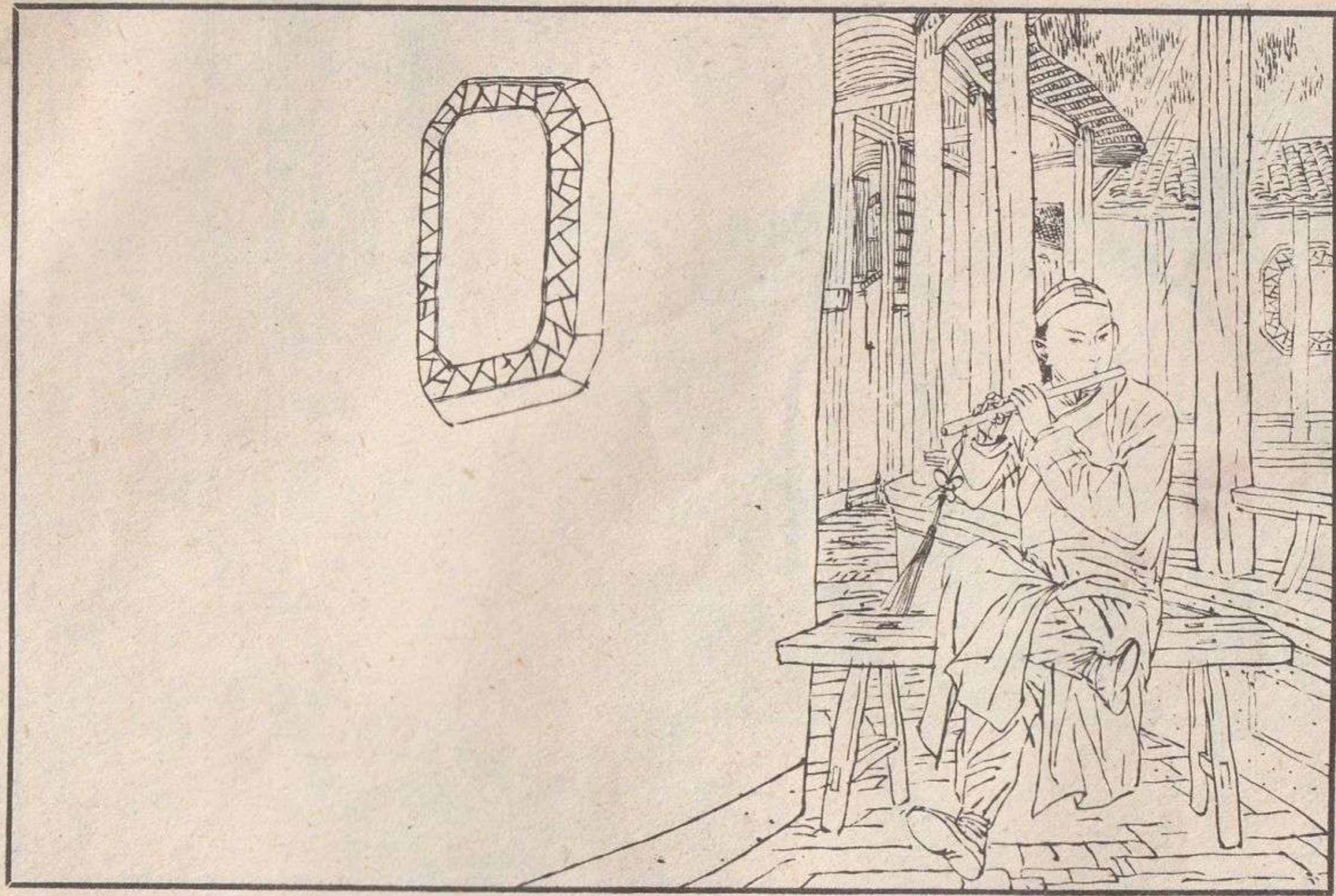
22 店外马蹄声响，又有几个人闯了进来。李沉芷认得是昨天围攻那少妇的四人，忙退入陆菲青的房中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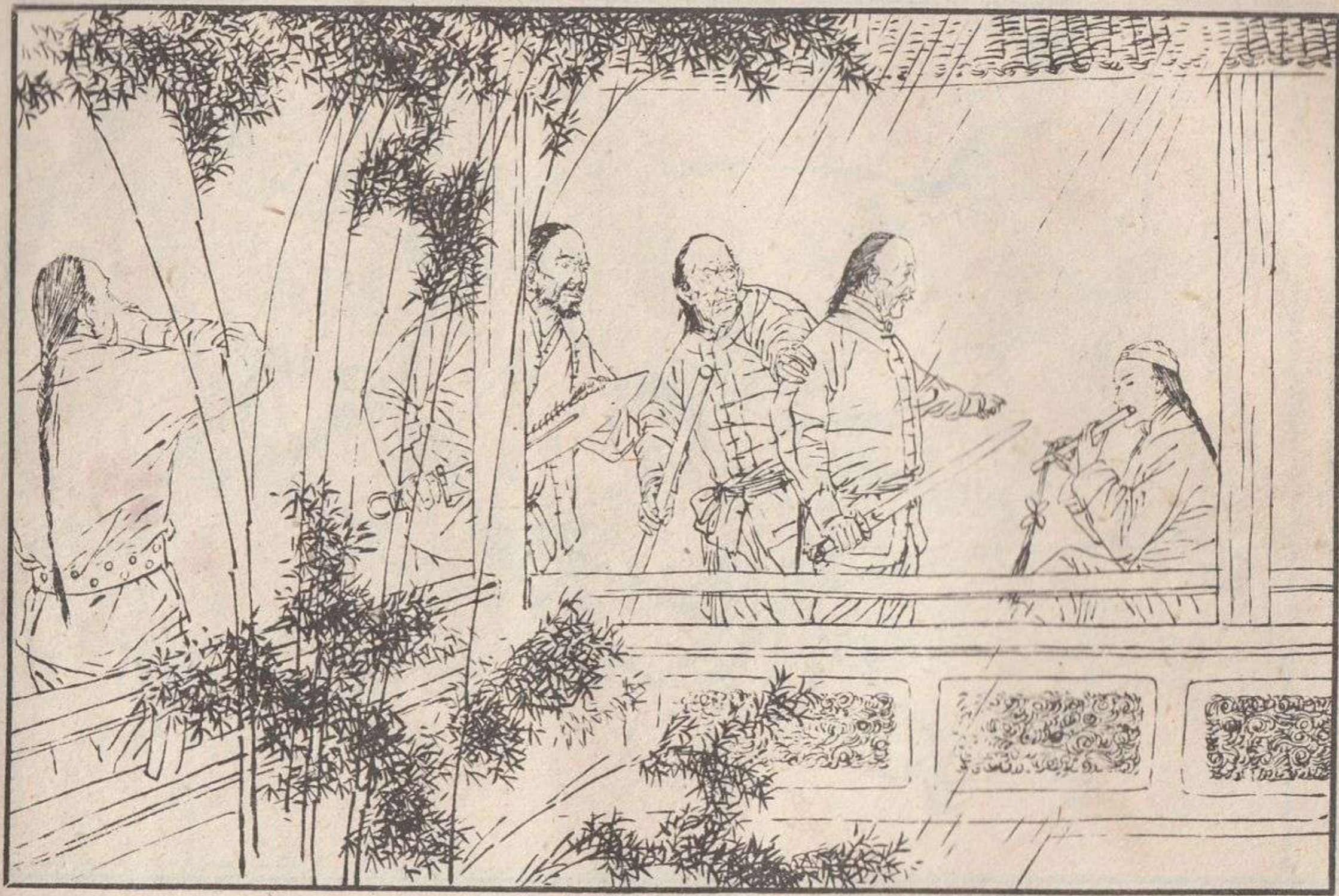
23 陆菲青道：“咱们先瞧着吧。”师徒俩人从窗缝之中向外窥视。四人中那使剑的叫店伙计来低声问了几句，然后对众人道：“红花会的点子没走，吃饱了再干。店伙计速拿酒饭上来。”那书生神色微变，斜着眼不住打量四人。





24 李沅芷师徒对四名公差没再理会，只细看那文弱书生。见他吃过了饭，把长凳搬到甬道，从身后抽出一根笛子，悠悠扬扬地吹了起来。他吹笛不奇，奇在这笛子金光灿烂，竟是纯金所铸，这文弱书生如此卖弄，岂不引火烧身！





25 四名公差见了这书生的举动也有些纳罕。吃完了饭，那使剑的高声说道：“我们是京里和兰州府来的公差，到此捉拿红花会钦犯。喂，借光，别阻我们公事。”那书生竟似没听见一般，坐在当路，仍然吹他的笛子。





26 使怀杖的公差走上一步，伸手推去，骂道：“他妈的，走开走开！”那书生身子摇摆，突然前扑，似是收势不住，伸出金笛向前一抵，无巧不巧，刚好抵上那公差的左腿穴道。





27 那公差腿一软，便跪了下去。这一来，几个行家全知他身怀绝技，是有意跟这几个公差为难了。使鞭的公差惊叫：“师叔，这点子怕也是红花会的！”使剑的公差问书生道：“你是红花会的？”言语中颇有忌惮之意。





28 那书生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在下行不改姓，坐不改名，姓余名鱼同，是红花会中一个小脚色，坐的是第十四把交椅。”他把笛子扬了一扬，道：“你们不识得这家伙么？”使剑的道：“啊，你是金笛秀才。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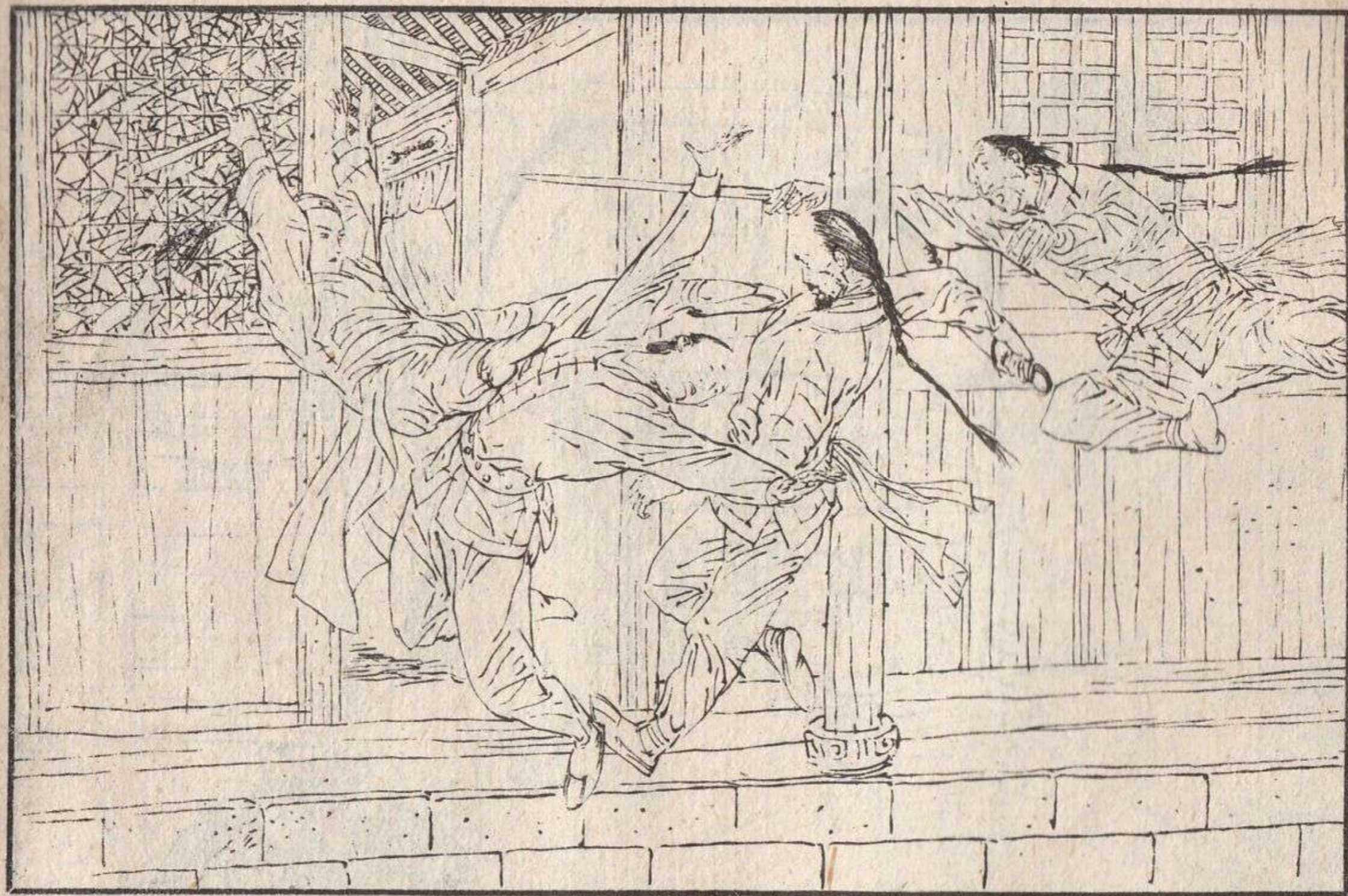
29 那书生道：“不敢，正是区区。阁下手持宝剑，獐头鼠目，想必是北京大名鼎鼎的捕头吴国栋了。”使剑的哼了一声道：“你眼光也不错啊！你是红花会的，这官司跟我打了吧！”





30 话毕手扬，剑走轻灵，挺剑刺出，刚中带柔，劲道十足。吴国栋是北京名捕头，这次奉命协同大内侍捉拿红花会的要犯。使鞭的是他师侄冯辉，是他特地请来相助的。使鬼头刀的叫蒋天寿，使怀杖的叫韩春霖，都是兰州的捕快。





31 当下余鱼同施展金笛，和三名公差斗在一起。他的金笛有时当铁鞭使，有时当判官笔用，有时招数中更夹杂着剑法，吴国栋等三人一时竟闹了个手忙足乱。





32 只见几招后，李沅芷惊道：“是柔云剑术。”陆菲青点头暗想：柔云剑是本门独得之秘，他既是红花会中人，那么是大师兄的徒弟了。陆菲青师兄弟三人，大师兄马真，他居中老二，昨晚与李沅芷动手过招的“张大人”便是师弟张召重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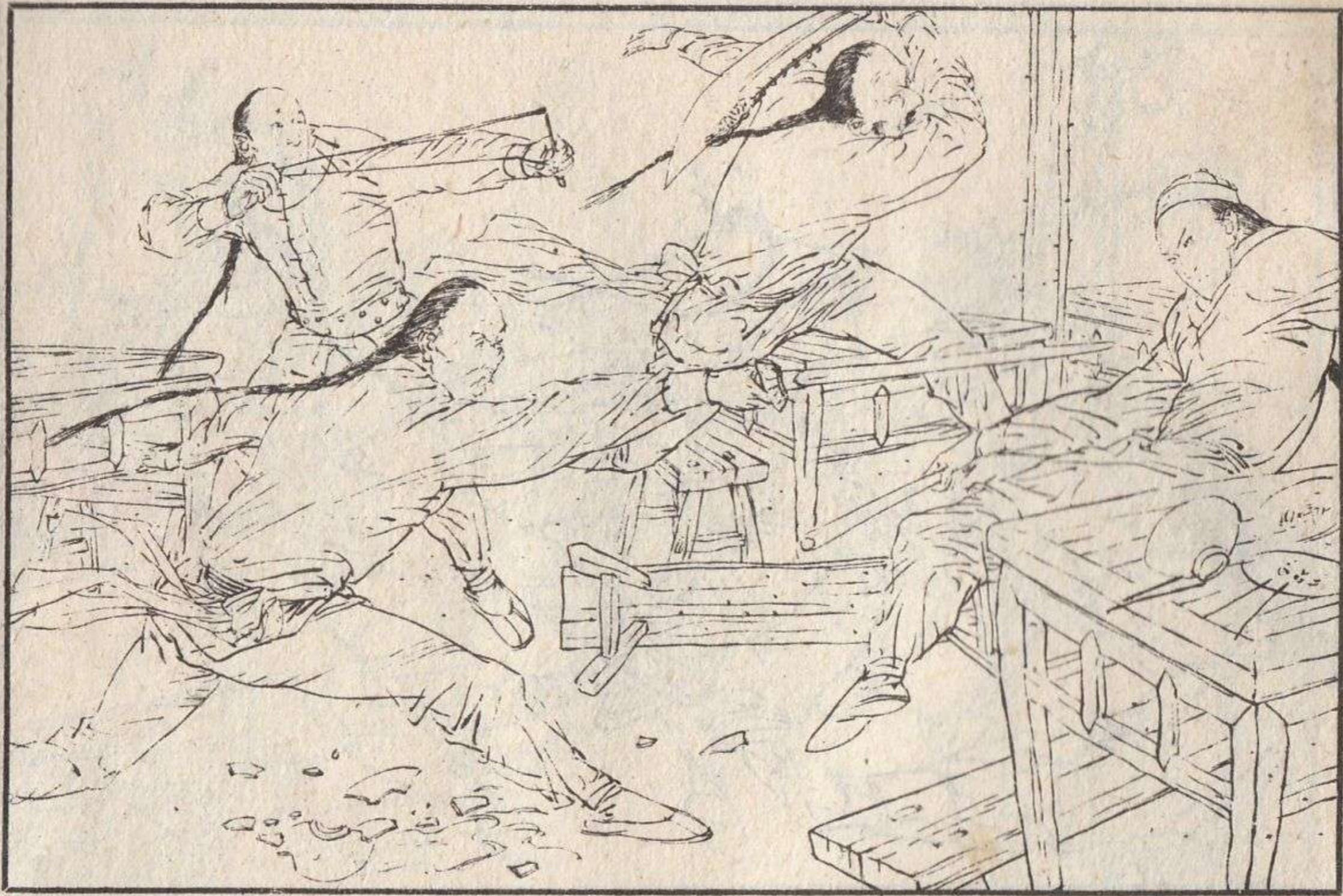
33 这张召重倒是师兄弟中武功最强的，只是热衷功名利禄，投身朝廷，已升到御林军骁骑营佐领之职。陆菲青当年早已与他划地绝交，昨晚见了他的招式实是非同小可；不意今又见了一个技出同传的后进少年，不禁感慨万千。





34 这时，镖行中人也闻声齐出，站在一旁看热闹。陆菲青所料不错，余鱼同正是师兄马真之徒。早年其父被豪门所害，他一气出走，得遇机缘，拜马真为师。后为报父仇，刺死土豪，加入了红花会。这次奉命赴洛阳办事，因雨而踅足此店。





35 余鱼同以一敌三，打得难解难分。此时冯辉退出战团，跳上桌子，拉起弹弓，叭叭叭一阵弹子向余鱼同打去。余鱼同既要闪避暗器，又要招架刀剑，顿处下风，不觉面颊上中了一弹，吃痛之下，手脚更慢。





36 余鱼同技艺得自名门真传，虽危不乱，激斗之中，忽骈左手两指，直向吴国栋乳下穴道点去。吴国栋疾退两步，蒋天寿鬼头刀直削过来，余鱼同左拳将敌人兵刃诱过，金笛横击，正中敌腰。蒋天寿大哼一声，痛得蹲了下去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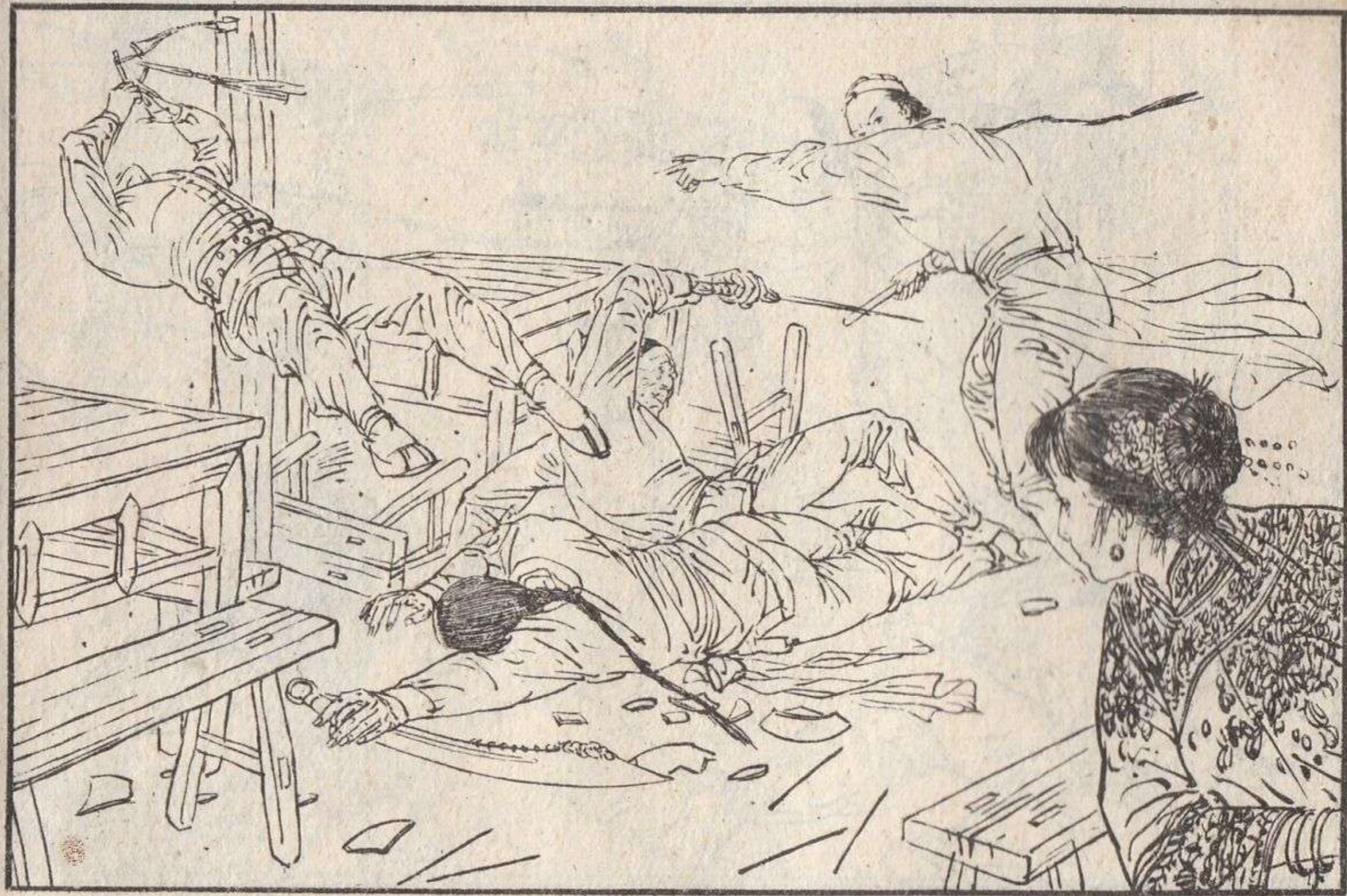
37 余鱼同待要赶打，吴国栋迎剑架住。冯辉一阵弹子，又把他挡住了。蒋天寿强忍痛楚，站起来溜到余鱼同背后，用尽平生之力，鬼头刀“独劈华山”，向他后脑砍去。这一招攻其无备，实难躲避。





38 哪知刀锋刚要砍到对方顶心，蒋天寿手腕突然奇痛，兵刃拿捏不住，跌落在地，呆得一呆，胸口又中了一柄飞刀，当场气绝。余鱼同奇怪地回过头来，只见骆冰左手扶桌，站在身后，右手拿着一柄飞刀，说不尽的妩媚可爱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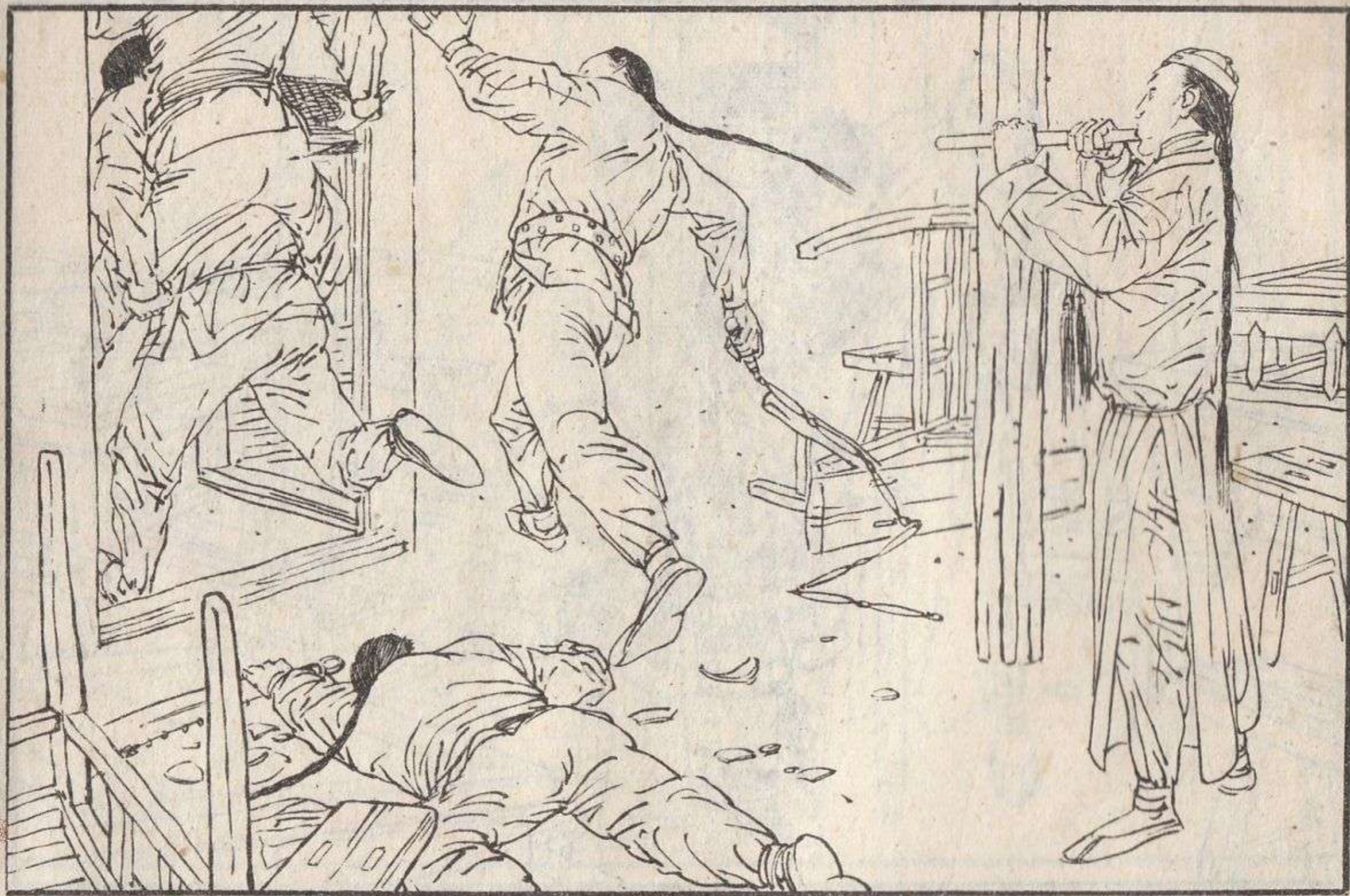
39 原来骆冰在客房内隔窗闻笛，便知十四弟到了。余鱼同此时相见，胸口一热，精神大振，金笛舞起一团黄光，大叫：“四嫂，把打弹弓的鹰爪废了。”骆冰微微一笑，飞刀出手，冯辉忙举弹弓挡架，拍的一声，弓脊立断，手背被飞刀削破。





40 冯辉大骇，狂叫：“师叔，风紧扯呼！”吴国栋听其喊叫，刷刷两剑，把余鱼同逼退两步，迅速将瘫倒在地地的韩春霖背起，冯辉挥鞭断后，冲向店门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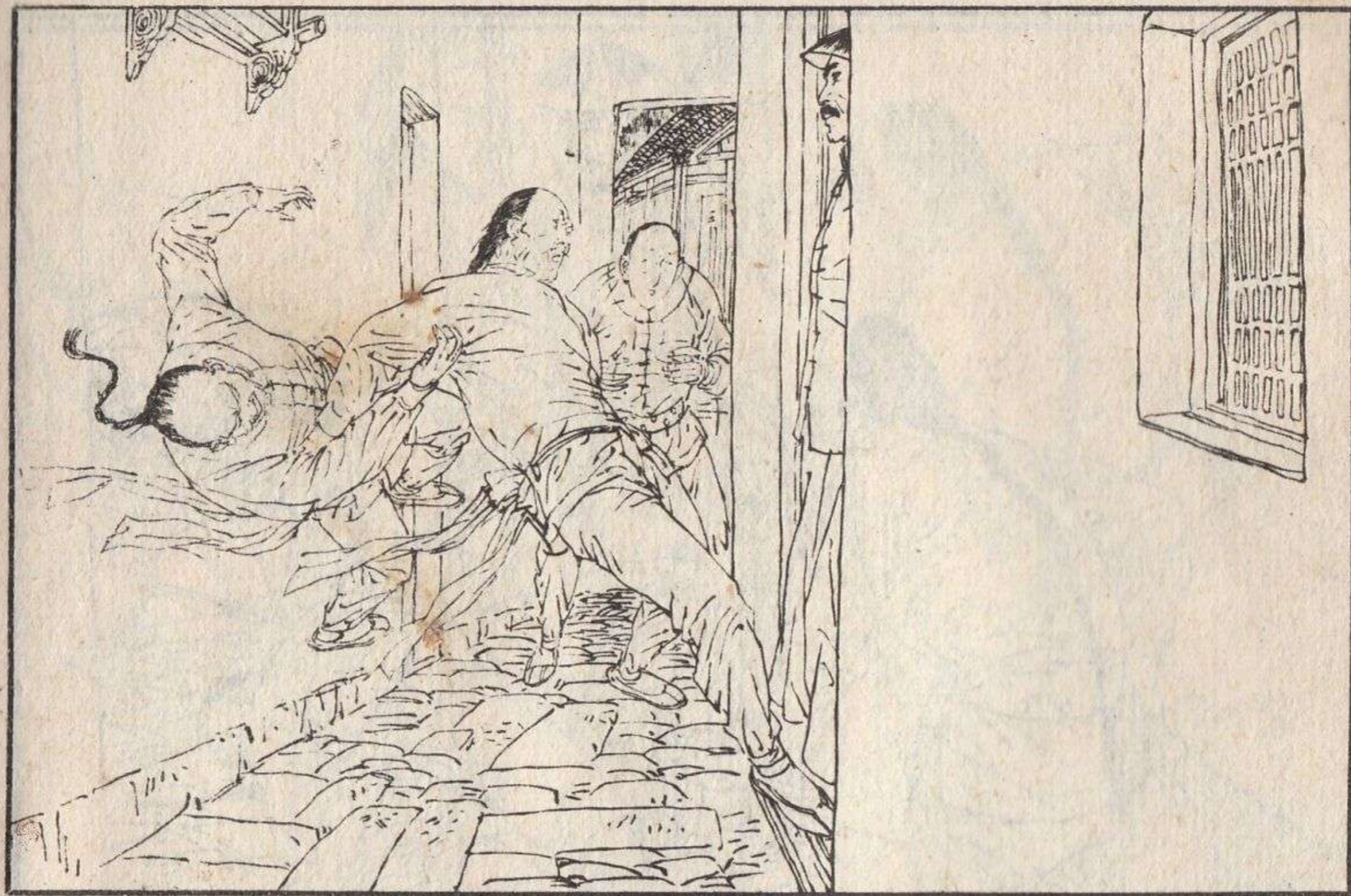
41 余鱼同见公差逃走，也不追赶，将笛子举到嘴边。李沅芷心想，这人真逗，这当口还吹笛子。谁知他这次并非横吹，而是象吹洞箫般直吹，只见他一鼓气，一枝小箭从金笛中飞将出来，冯辉头一低，小箭钉在韩春霖臀上。





42 余鱼同转身问骆冰：“四哥呢？”骆冰道：“跟我来。”她腿上有伤，撑了根门闩当拐杖，引路进房。余鱼同从地下拾起一把飞刀交给骆冰，关心地问道：“四嫂怎么受了伤，不碍事吧？”两人说着便向文泰来所住店房走去。





43 韩春霖痛得哇哇直叫。吴国栋背着他仓皇蹿出，刚出门口，外面进来一人，顿时撞个满怀。吴国栋数十年功夫，下盘扎得坚实异常，哪知被进来人轻轻一碰，竟收不住脚，连退几步，把韩春霖脱手抛在地上，才没跌倒。





44 这韩春霖可惨了，那枝小箭在地上一撞，连箭羽都刺进肉里。吴国栋一抬头，见进来的是骁骑营佐领张召重，转怒为喜，忙请了个安，说道：“张大人，小的不中用，一个兄弟让点子废了，这个又给点了穴道。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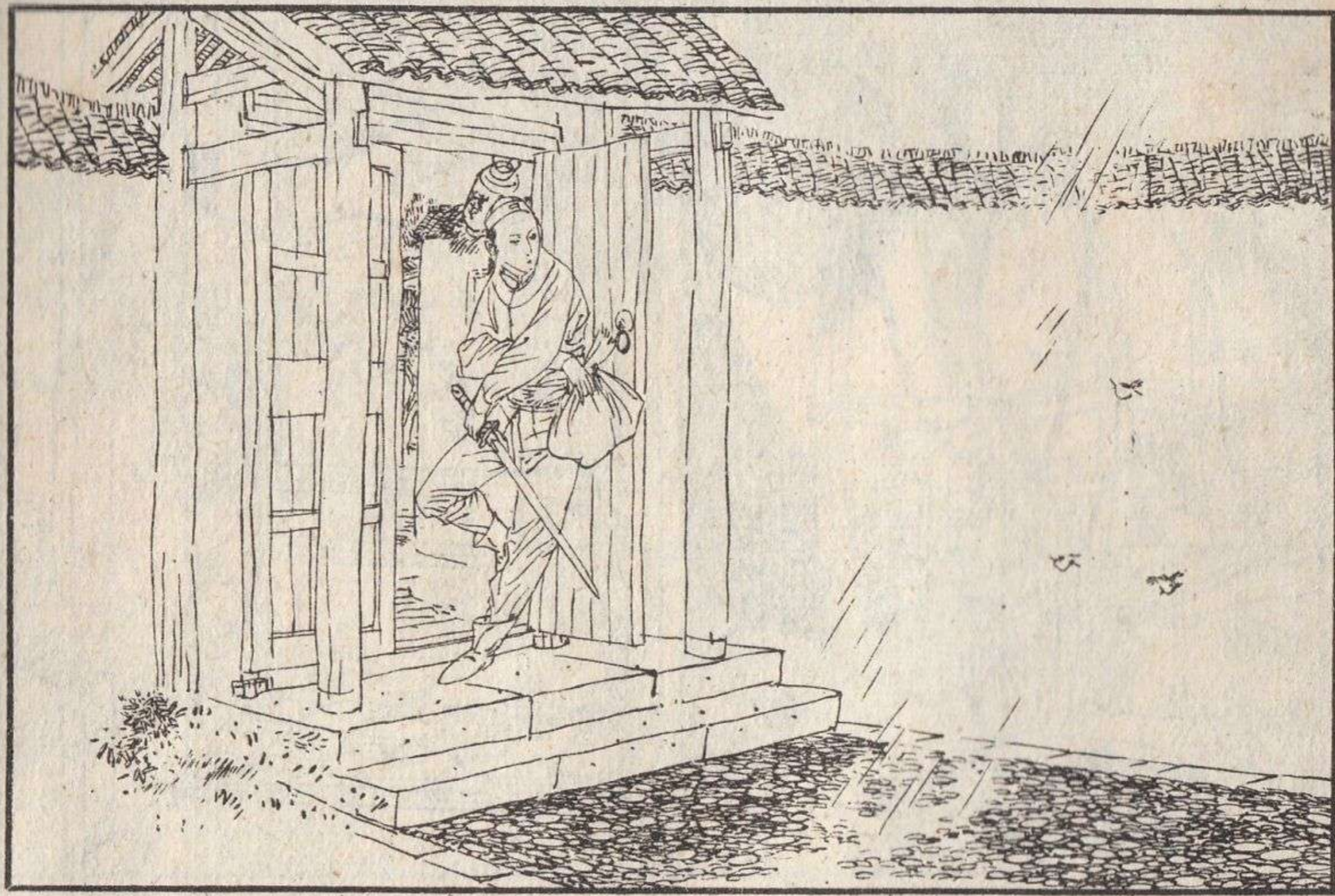
45 张召重“唔”了一声，左手一把将韩春霖提起，右手在他腰里一捏，腿上一拍，就把闭住的血脉解开了，问道：“点子跑了？”吴国栋道：“还在店里。”张召重哼了一声道：“胆子倒不小，杀官拒捕，还大模大样地住店。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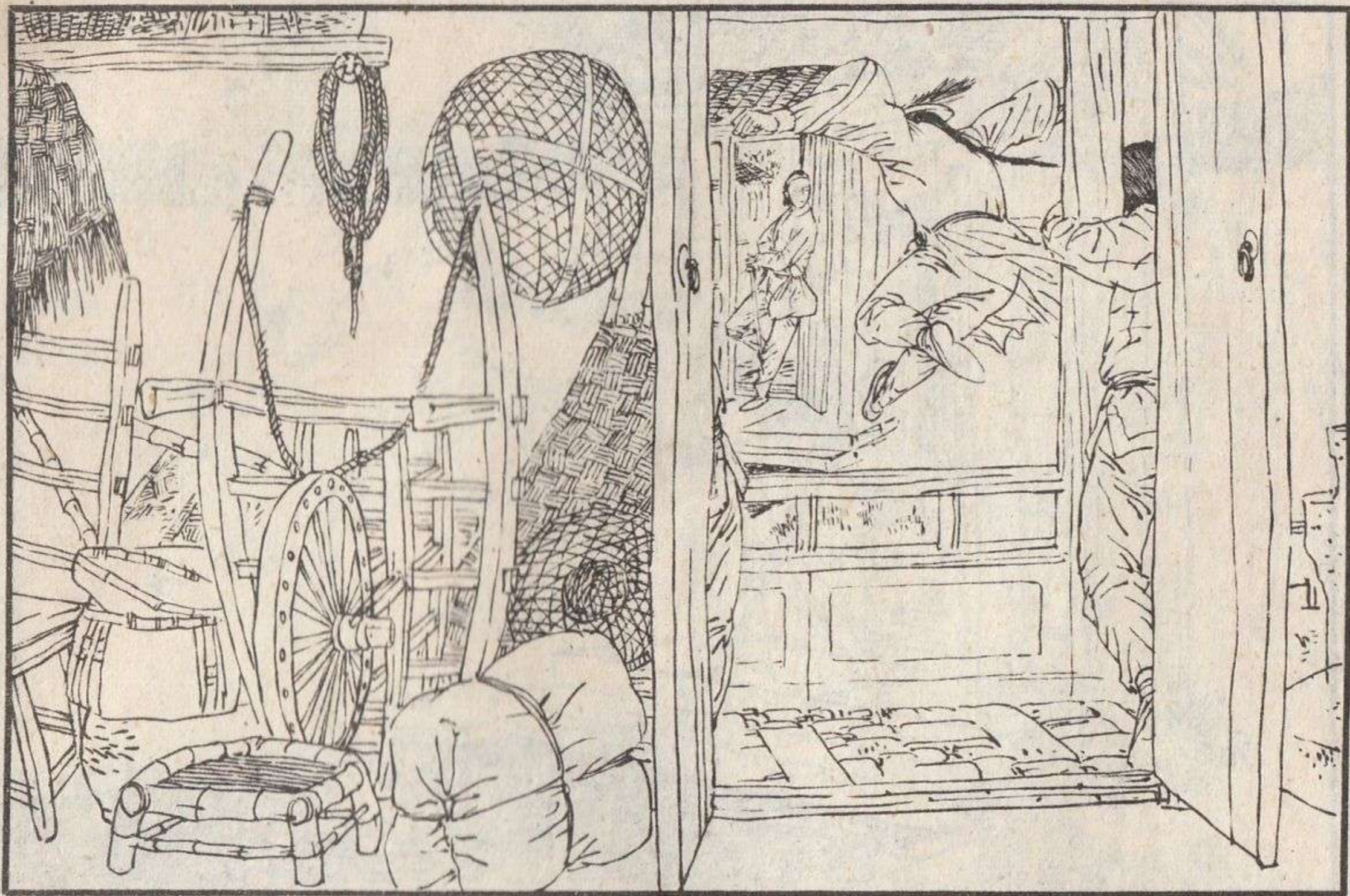
46 冯辉一指文泰来的店房，道：“张大人，点子在那里。”一行人正要闯进，忽然左厢房中蹿出一个少年，手持红布包袱，边跑边笑道：“喂，又给我抢来啦！”张召重不觉一愣，心想：这批镖行小子真够脓包，我夺了回来，又给人家抢了去。





47 张召重觉得还是捉拿红花会钦犯要紧，当下并不追赶，转身又要进房。那少年见他不追，停步叫道：“不知哪里学来几手三脚猫，还冒充是人家师叔，羞也不羞？”这少年正是女扮男装的李沅芷。





48 张召重名震江湖，外号“火手判官”。这些年来他虽身在官场，武林人物见了仍是十分敬畏，几时受过这等奚落？当时气往上冲，一个箭步，举手向李沅芷抓来，有心要把她抓到，好好教训一顿，再交给师兄马真发落。





49 李沅芷见他追来，拔脚就逃。张召重见她逃得极快，不想跟她纠缠，转身要办正事。哪知李沅芷又停步讥讽，说他浪得虚名，丢了武当派的脸。张召重大怒，直追出二三里地。此时大雨滂沱，两人身上全湿透了。





50 张召重一发狠劲，施展轻功，全力追来。李沅芷知他武功卓绝，不禁发慌。转眼之间，张召重已到李沅芷背后，一伸手，抓住她背上衣服。李沅芷大惊，用力一挣，背上一块衣衫给扯了下来，随手把红布包袱往山涧里一抛，说道：“给你吧！”





51 张召重知道包里经书关系非小，兆惠将军看得极重，被涧水一冲，不知流向何处，就算找了回来，也必浸坏，当下顾不得追人，跃下山涧去拾包袱。李沅芷哈哈一笑，回身走了。





52 张召重拾起包袱，见已湿了，担心经书是否浸湿，一解开，不由得破口大骂，包里哪有什么可兰经？竟是客店柜台上的两本帐簿。他大叹晦气，连上了这小子两次大当，随手把帐簿包袱抛入山涧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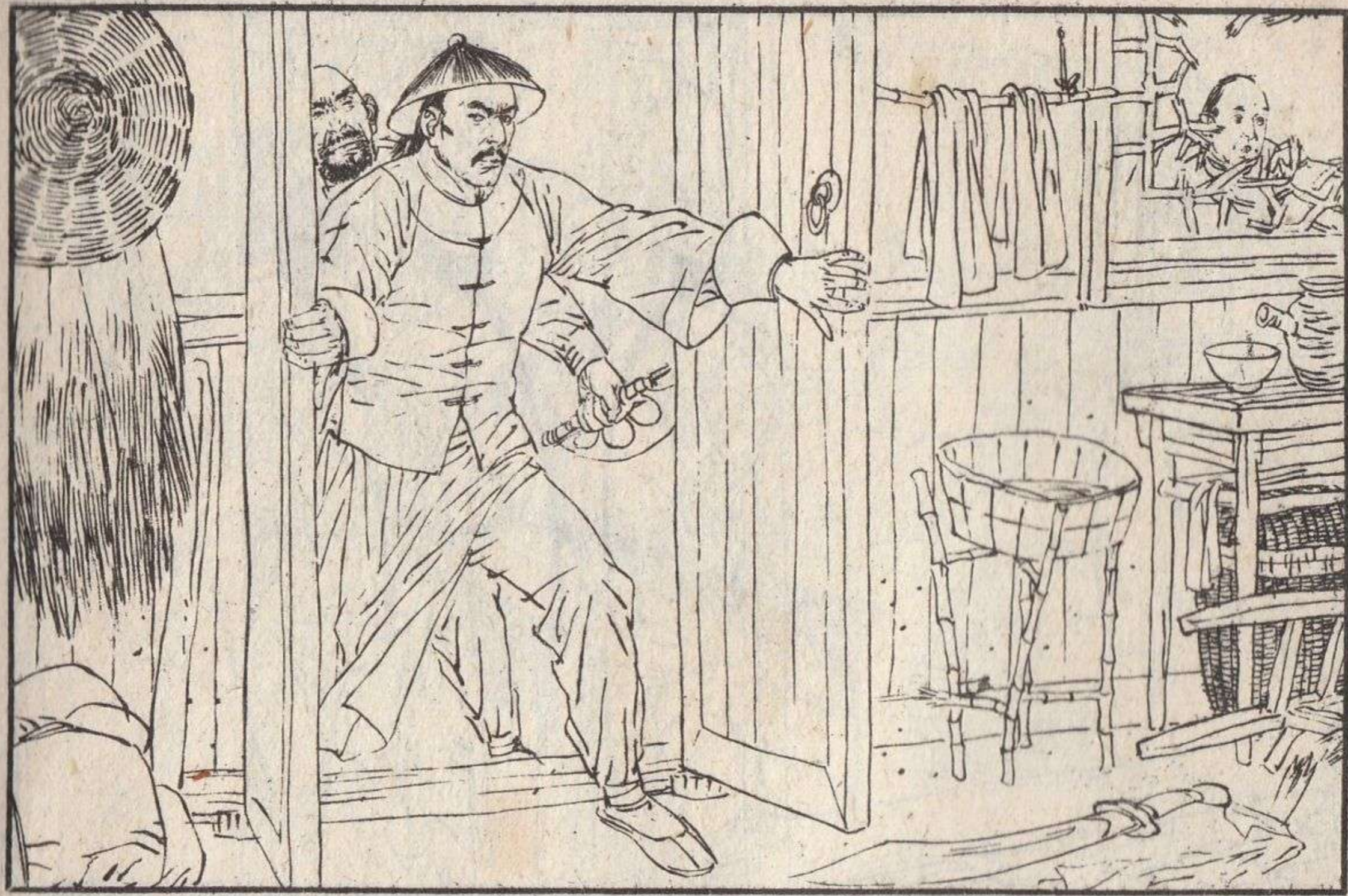
53 他一肚子烦躁，赶回客店，一踏进门就遇见镖行的阎世章，见他背上好好地背着那红包袱，暗叫惭愧，忙问：“吴国栋他们哪里去了？”阎世章道：“刚才还见到在这里。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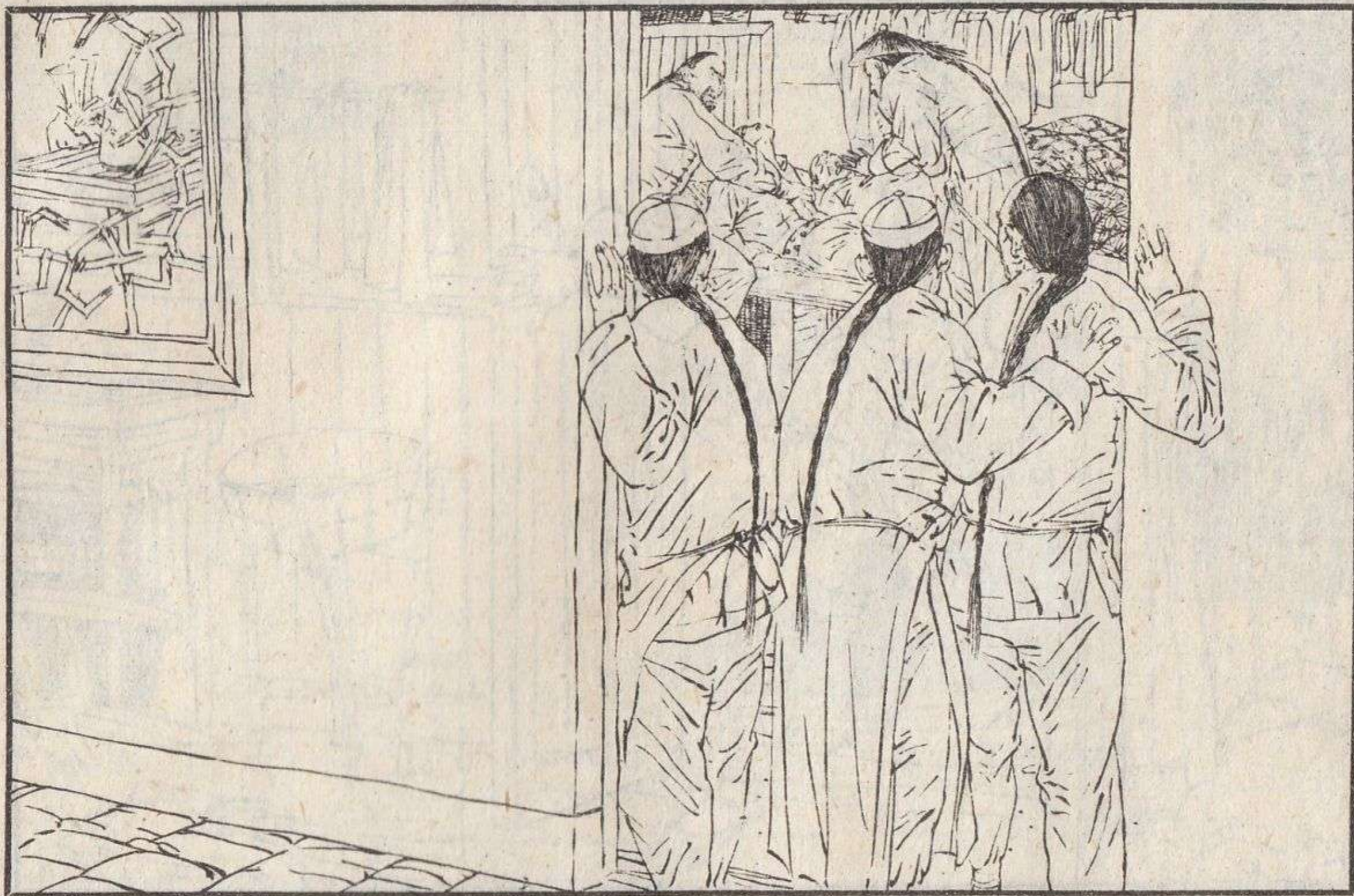
54 张召重气道：“皇上养了这样的人有屁用！我只走开几步，就远远躲了起来。阎老弟，你跟我来，瞧我单枪匹马，将这点子抓住。”说着便向文泰来所住店房走去。





55 张召重走到门外，大喝一声：“红花会匪徒，给我滚出来！”隔了半晌，房内毫无声息。他抬脚踢门，房门虚掩，并未上闩，冲进房去，房里空空如也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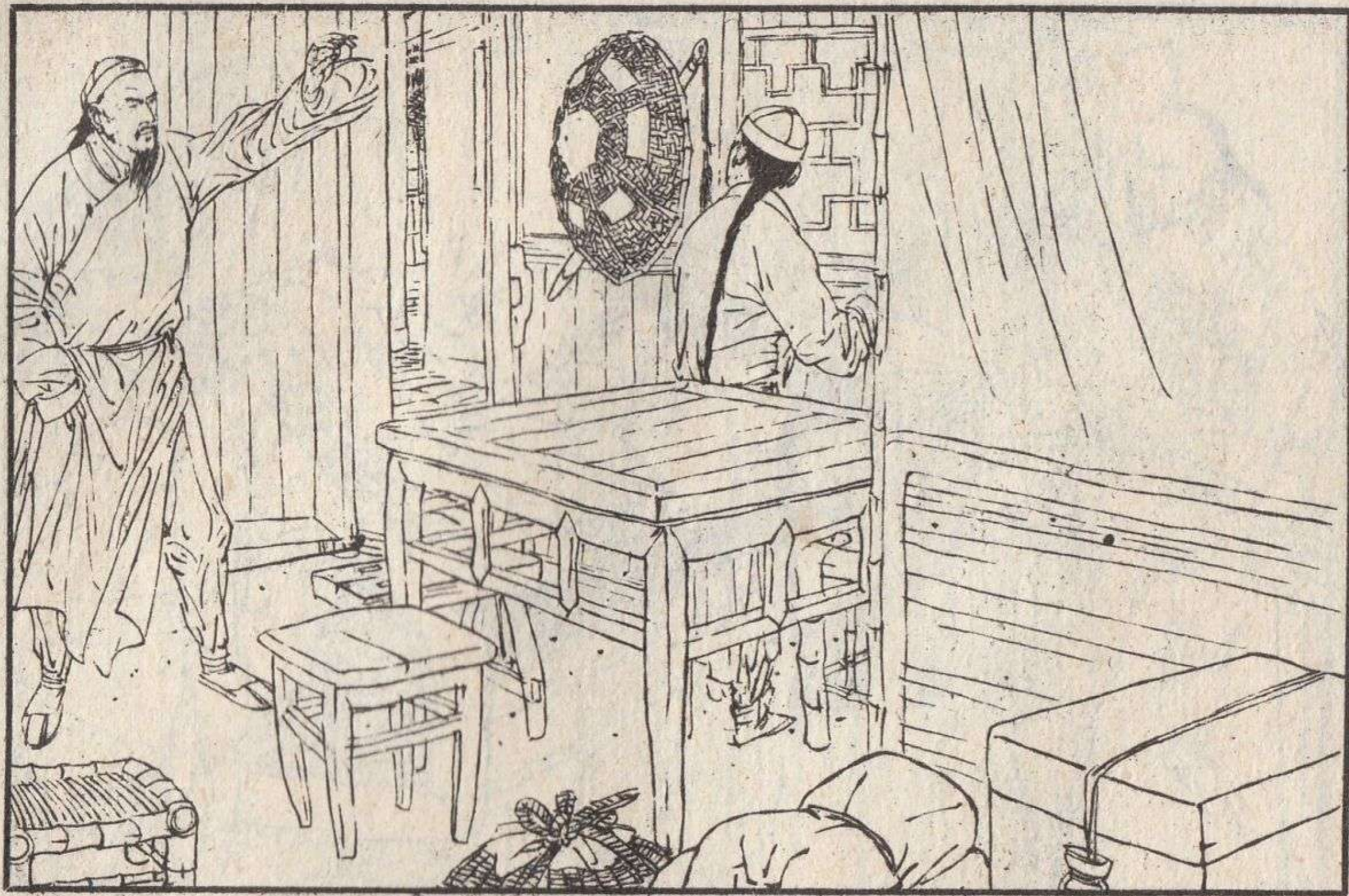
56 炕上棉被隆起，似乎被内有人，他拔剑挑开棉被，果有两人相向而卧，扳起来看时，那人脸上毫无血色，两眼突出，竟是兰州府捕快韩春霖，脸朝外的人则是北京捕头冯辉，伸手一探鼻息，两人均已气绝。





57 这两人身无血迹，也无刀伤，再细看时，见两人后脑骨都碎成细片，乃内家高手掌力所击。张召重不禁对文泰来暗暗佩服，心想他重伤之余，还能使出如此厉害内力。可是吴国栋去了何处？文泰来夫妇又逃往何方？查问店伙计，竟无半点头绪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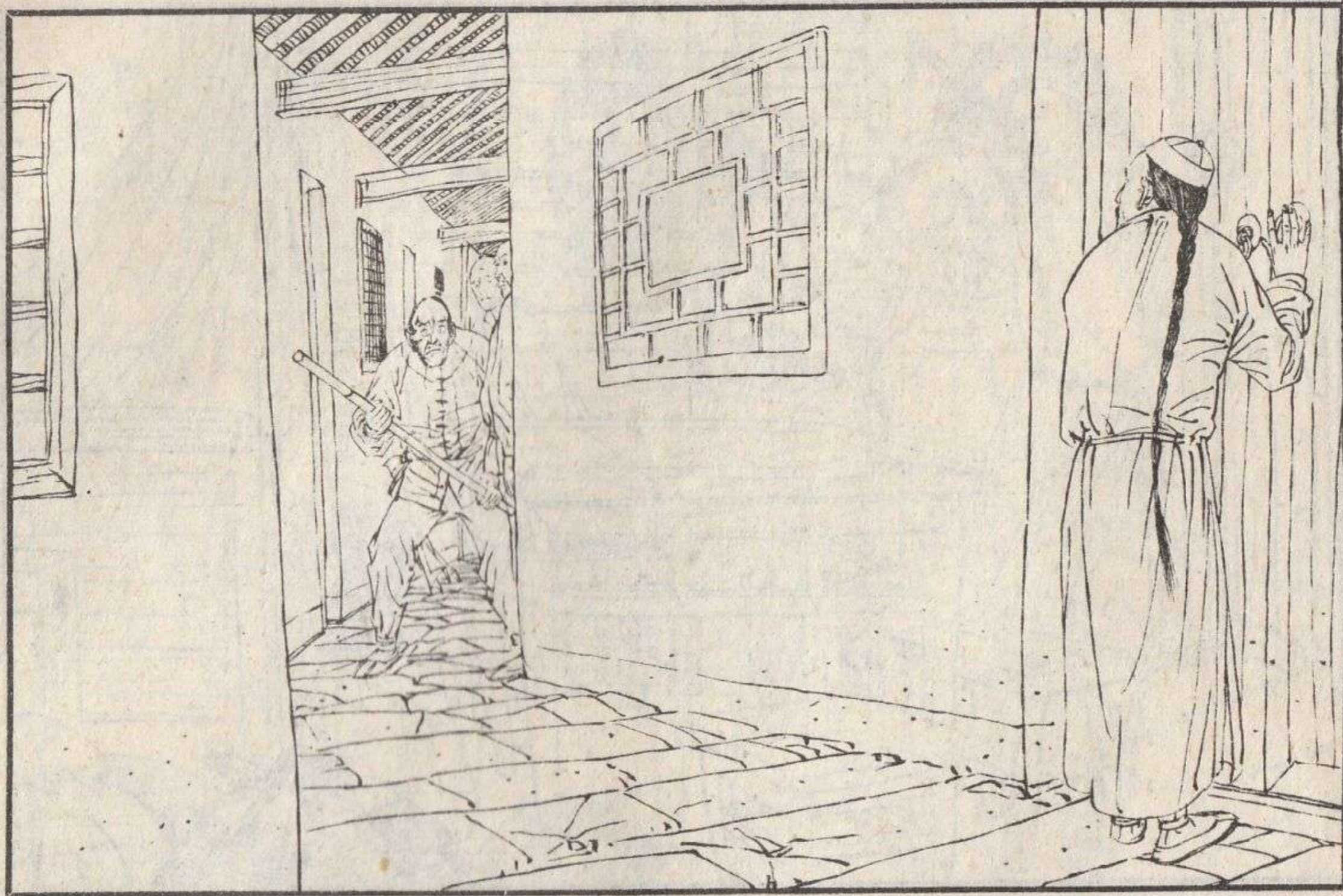
58 张召重这一下可没猜对，韩春霖与冯辉并不是文泰来打死的。原来当陆菲青与李沅芷隔窗观战，见余鱼同遇险，陆菲青暗发芙蓉金针，打中蒋天寿手腕，骆冰赶来送上一把飞刀把他打死。





59 陆菲青见吴国栋背了韩春霖逃走，放下了心，以为余骆二人难关已过，哪知张召重却闯了进来。李沅芷道：“昨晚抢我包袱的就是他，师父认得吗？”陆菲青唔了一声，心下计算已定，低声道：“快去把他引开，越远越好。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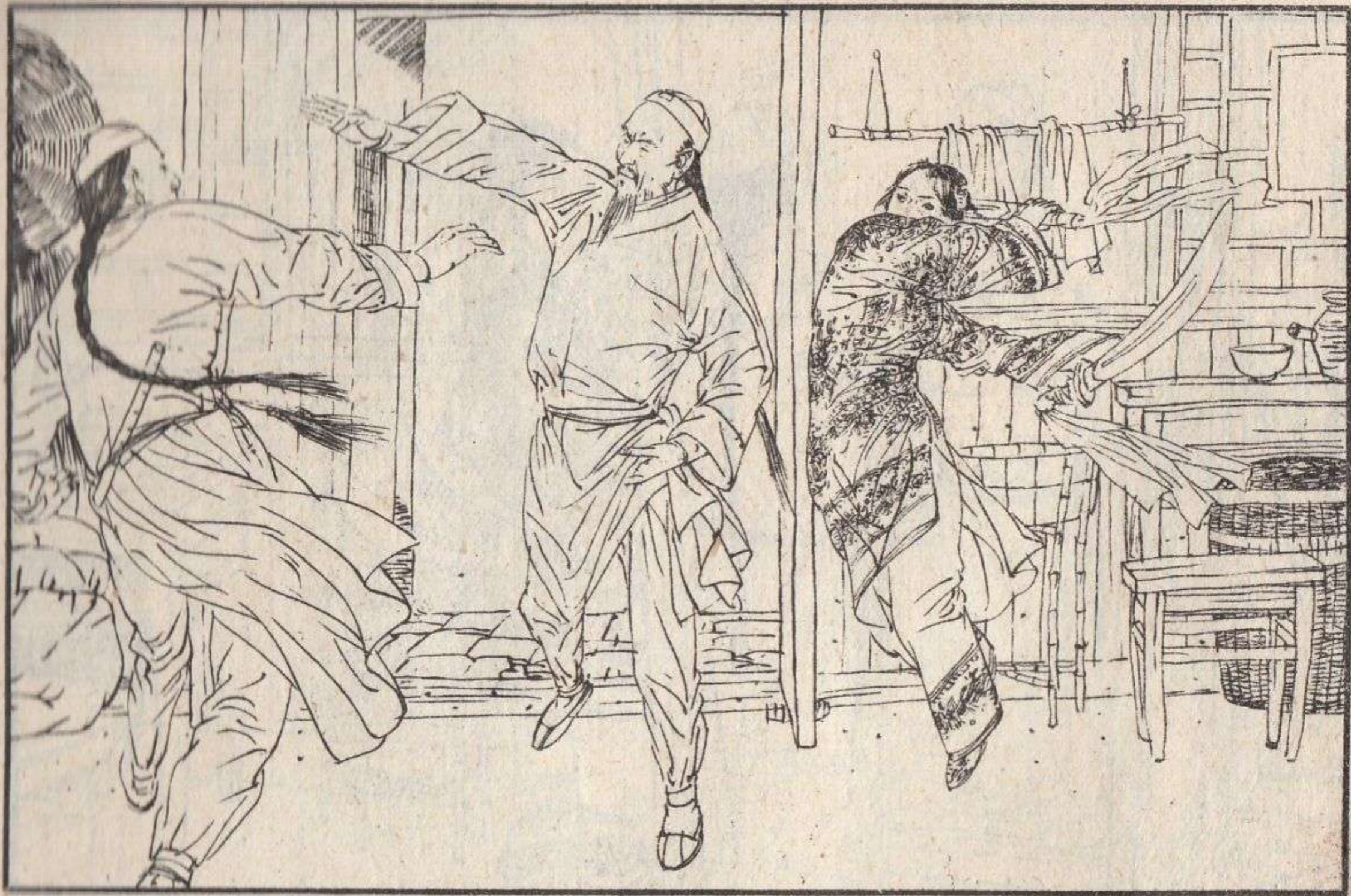
60 陆菲青见李沅芷已将张召重引出店门，微一凝思，提笔匆匆写了封信，放在怀内，走到文泰来店房门外，在门上轻敲两下，说道：“我是骆元通骆五爷的好朋友，有要事奉告。”这时吴国栋三人却慢慢走近，暗中监视。





61 门忽地打开，余鱼同站在门口，道：“是哪一位前辈？”陆菲青低声道：“我是你师叔绵里针陆菲青。”陆菲青见余鱼同脸现迟疑，低声道：“别作声，就会叫你相信，让开吧！”余鱼同疑心更甚，腿上踩桩拿劲，防他闯门。





62 陆菲青突伸左手，向他肩上拍去。余鱼同一闪，陆菲青右掌翻处，已搁到他腋下，一个“懒扎衣”，轻轻地把他推在一边。“懒扎衣”是武当长拳中起手第一式，凡是本门中人，那是一定学过的入门第一课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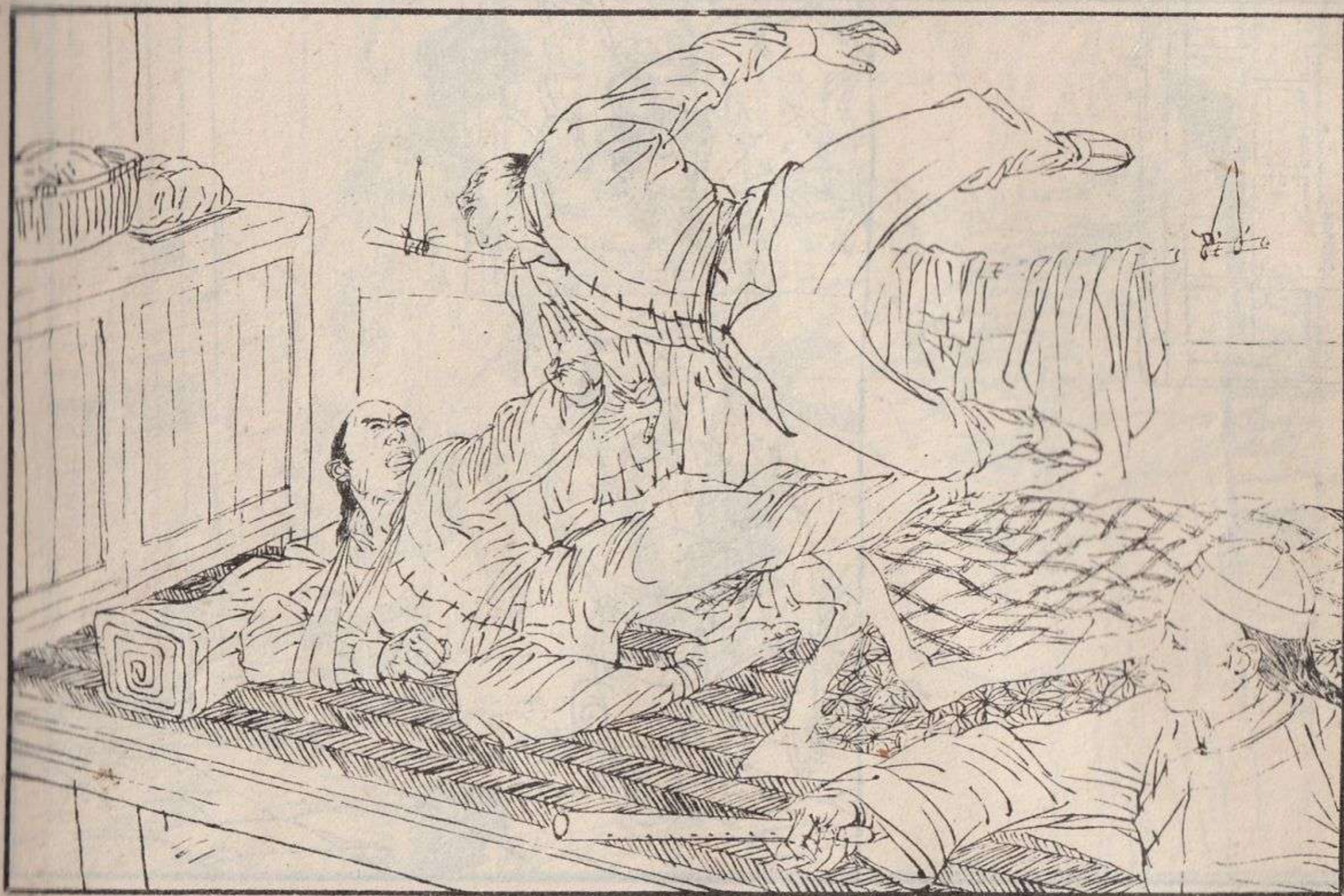
63 余鱼同只觉得一股强力将他一推，身不由主地退出数步，心中又惊又喜。“真是师叔到了。”余鱼同这一退，骆冰提出双刀便要上前。陆菲青挥手示意他们退开，随即奔出房去，向吴国栋等叫道：“喂，屋里的人都逃走啦，快来看！”





64 吴国栋大吃一惊，冲进房去，韩春霖和冯辉紧跟在后。陆菲青最后进房，随手关上门，将三人出路堵死。吴国栋见余鱼同等好端端地都在房里，知道上当，忙叫：“快退！”韩春霖和冯辉待要转身，陆菲青双掌发劲，在两人后脑轻拍一下。





65 两人脑骨破裂，顿时毙命。吴国栋机警异常，见房门被堵，立即飞身上炕，双手护住脑门，直向窗格撞去。文泰来睡在炕上，见他从自己头上蹿过，坐起身来，左拳挥出，喀喇一响，吴国栋右臂立断。





66 吴国栋身形一晃，左足在墙上一撑，还是穿窗破格，逃了出去。刚落地，忽觉脑后生风，骆冰飞刀出手，吴国栋跳出去时早防对手暗器追袭，双脚只在地上一脚，随即跃向左边，飞刀还是插入了他右臂，当下也顾不得疼痛，拚命逃出客店。





67 店房内，骆冰和余鱼同再无怀疑，一齐下拜。文泰来道：“老前辈，恕在下不能下来见礼。”陆菲青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这位和骆元通骆五爷是怎生称呼？”说时眼望骆冰。骆冰道：“那是先父。”





68 陆菲青又问余鱼同：“你是马师兄的徒弟了？师兄近来可好？”余鱼同道：“托师叔的福，师父身子康健。他老人家常常惦记师叔，说有十多年不见，总是放心不下。”陆菲青慨然道：“我也很想念你师父。你可知另一个师叔也找你来了。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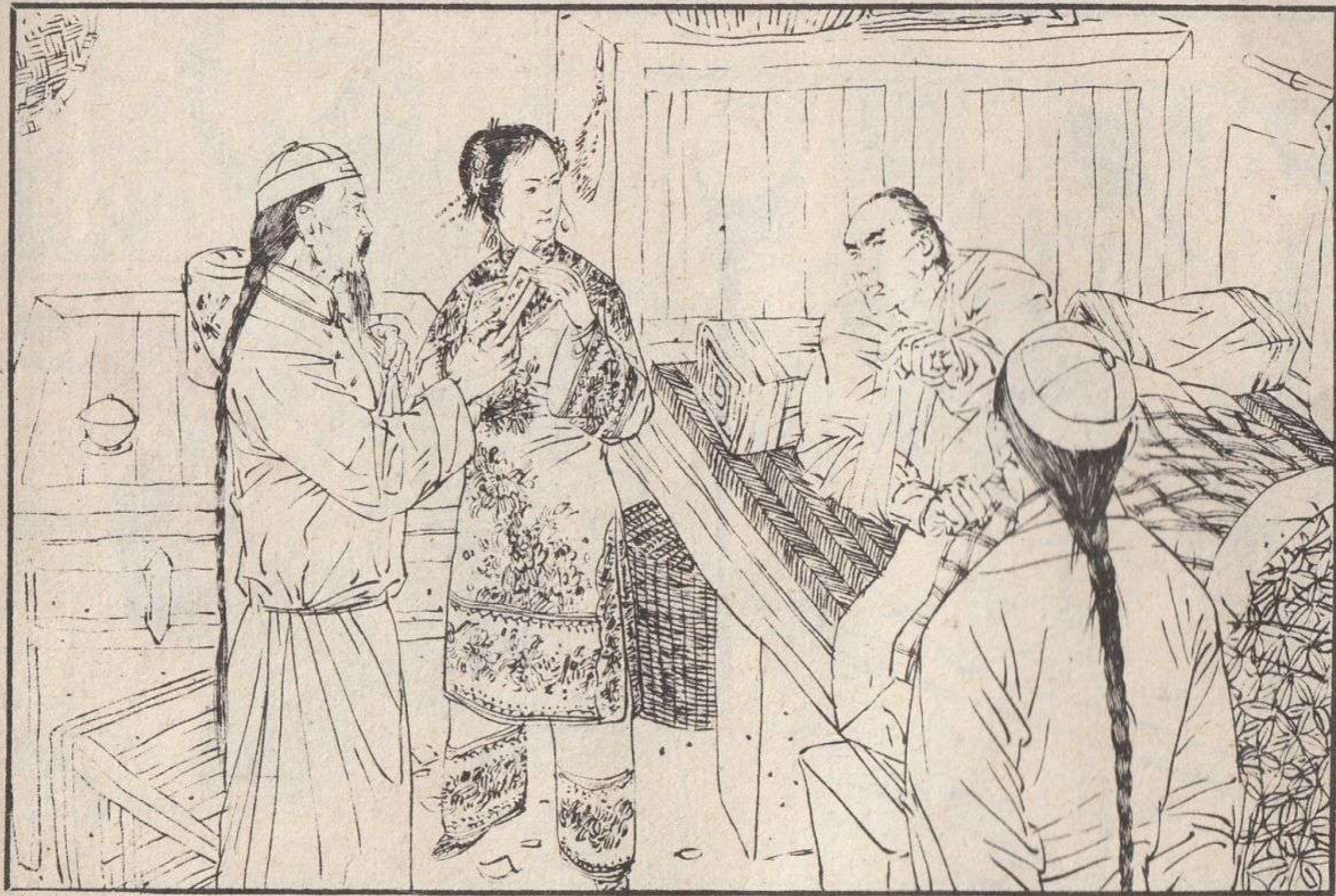
69 余鱼同矍然一惊，道：“张召重张师叔？”陆菲青点点头。文泰来听得张召重的名字，微微一震，“呀”了一声。骆冰忙过去相扶，爱怜之情，见于颜色。余鱼同看得出神，痴想：要是我有这样一位妻子，纵然身受重伤，也是胜于登仙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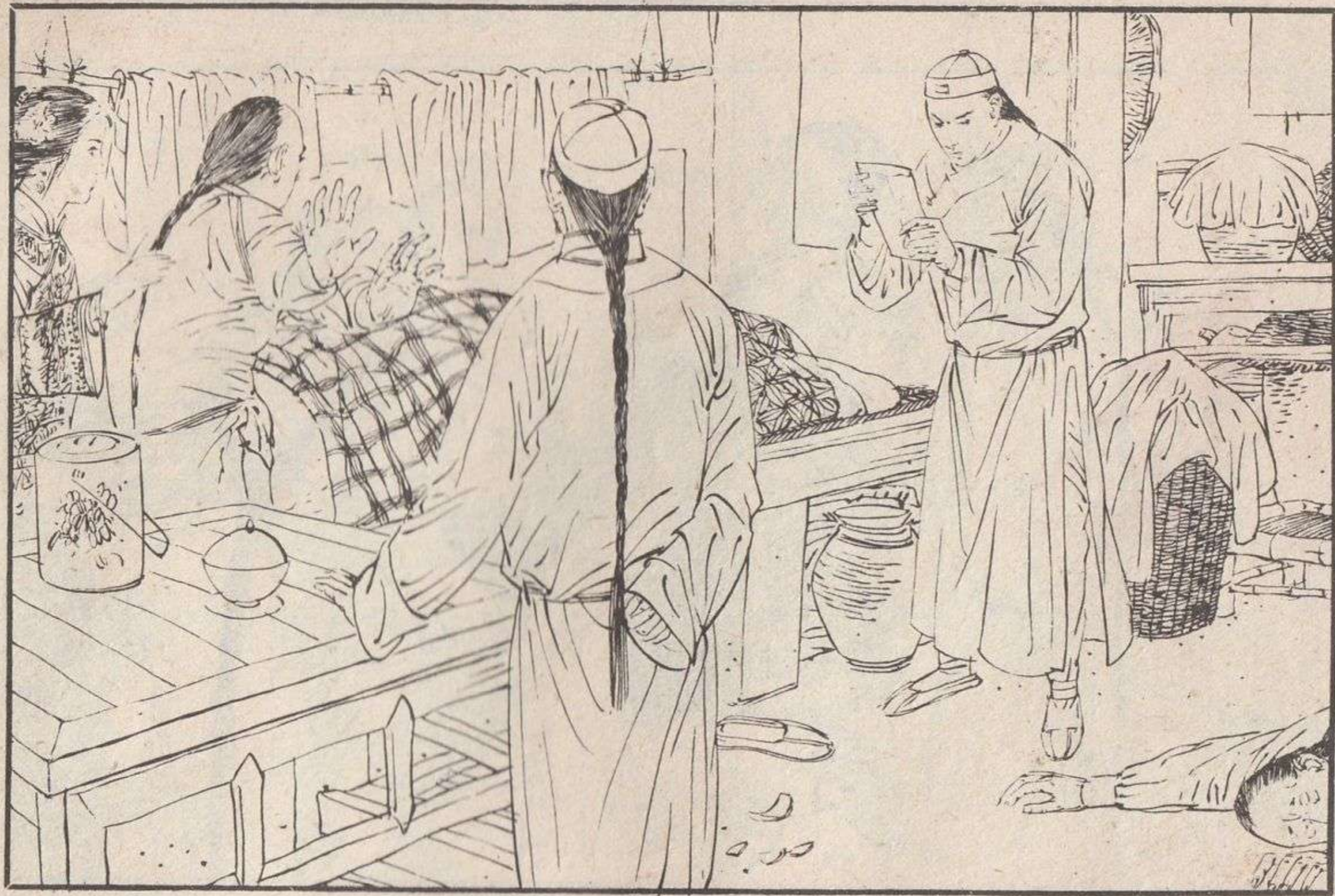
70 陆菲青道：“我这师弟自甘下流，真是我师门之耻。但他武功精纯，非同小可。眼下文老弟身受重伤，还是避他一避，以后我们定有机会与他决一雌雄。老夫如不能为师门清除败类，这几根老骨头也就不打算再留下来了。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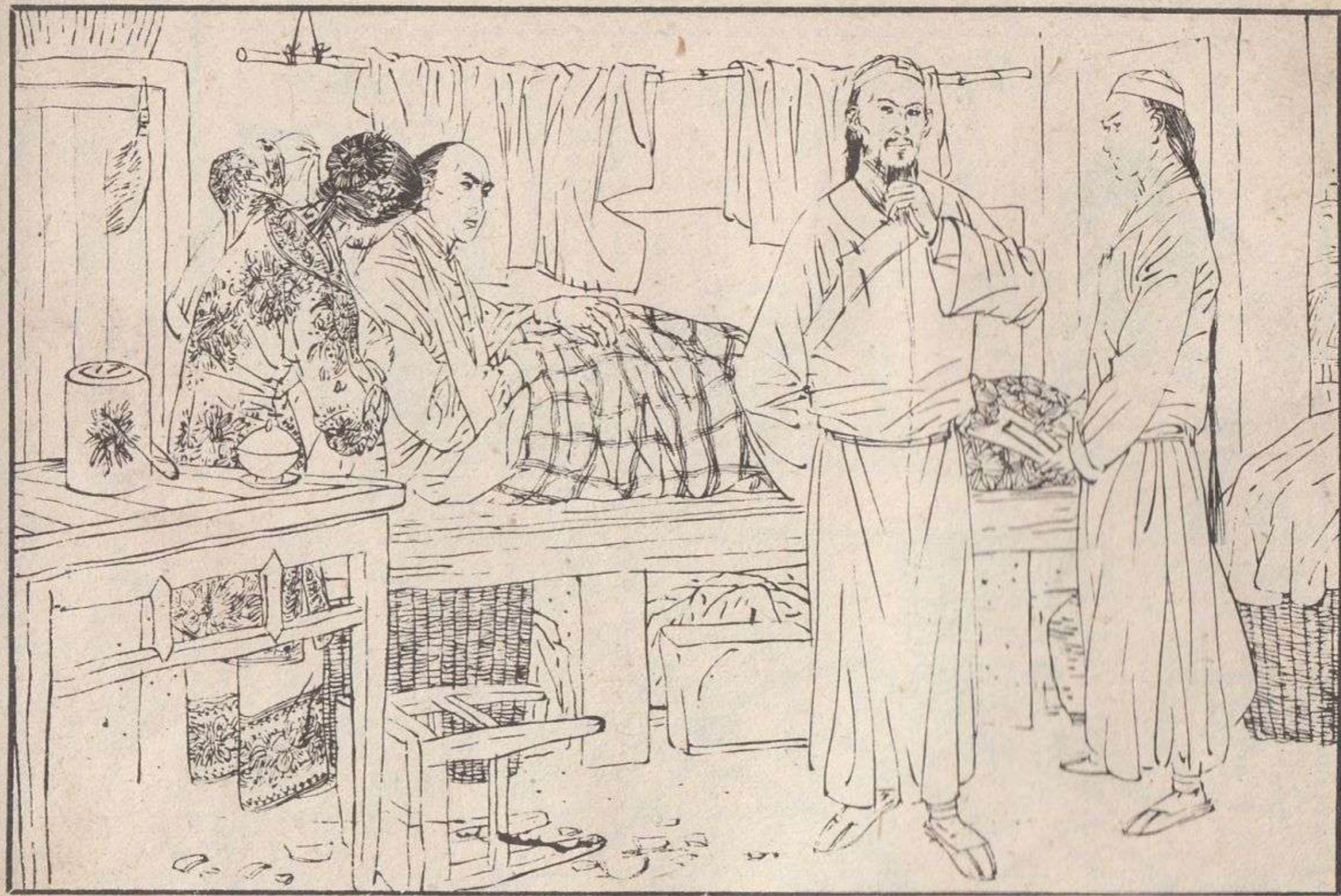
71 说罢，陆菲青从怀中掏出一封信来，交给骆冰道：“周仲英老英雄肝胆照人，是个铁骨铮铮的汉子。他世居的铁胆庄离此地二三十里。我想请文老弟到他庄上暂避一时，咱们再分一个人去给贵会朋友报信，不知文老弟意下如何？”





72. 文泰来道：“前辈这个安排，本来再好不过。只是乾隆老儿不亲眼见到小侄丧命，他是食不甘味，睡不安枕。铁胆庄周老英雄我们久仰大名，是西北武林的领袖人物，现在前去投奔，只怕让他牵累，小侄心中可万分不安。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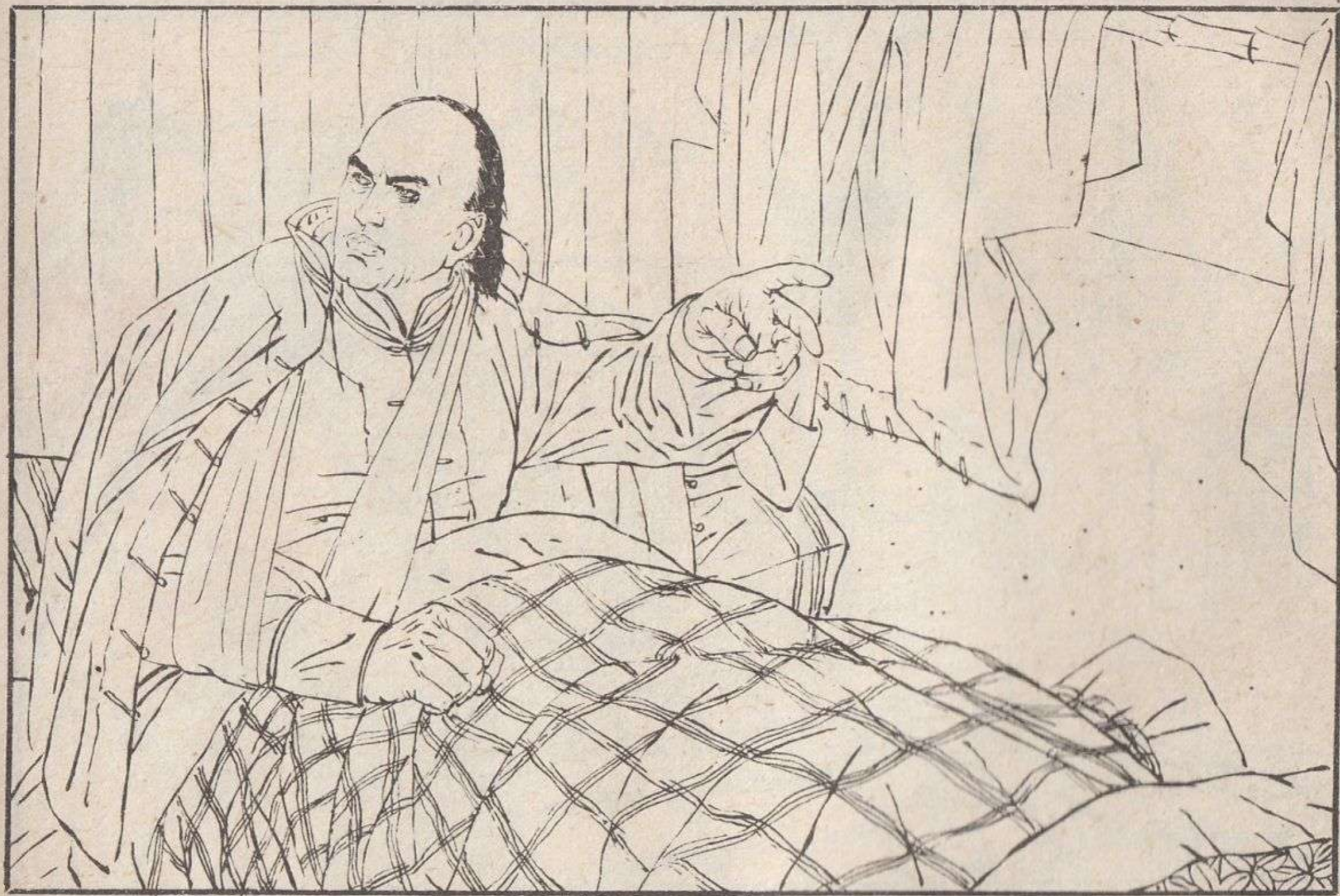
73 陆菲青道：“我问你一个人，太极门的赵半山跟你怎样称呼？”  
文泰来道：“赵三哥？那是我们会里的三当家。”陆菲青道：“你们红花会干的是什么事，我全不知情。可是赵半山跟我是过命的交情，当年我们在屠龙帮时出生入死，真比亲兄弟还亲。”





74 陆菲青又道：“赵贤弟既是贵会中人，那么你们的事一定光明正大，我是信得过的。”说罢，伸足在冯辉的尸体上踢了一脚，道：“你犯了什么大事？最大不过杀官造反。嘿嘿！刚才我就杀了两个官府的走狗哪！”





75 文泰来道：“小侄的事以后再详细禀告老前辈。这次乾隆老儿派了八名大内侍卫来兜捕我们夫妻。酒泉一战，小侄身负重伤，好不容易才逃到这里，哪知御林军的张召重又跟着来啦。小侄终是一死，但乾隆老儿那见不得人的事，总要给他抖了出来。”





76 陆菲青琢磨这番话语，似乎他知道皇帝的重大隐私，所以乾隆接二连三派出高手要杀他灭口。他虽在大难之中，却不愿意去连累别人，正是英雄本色。心想，如不激上一激，他一定不肯投铁胆庄，便道：“你不愿去铁胆庄，我想有点可惜。”





77 文泰来忙问：“可惜什么？”陆菲青道：“待会鹰爪子再来，只要有我师弟在内，咱们有谁是他的敌手？倘若战败，谁能弃你而逃？老朽这条命没什么可惜，可惜的是我这个师侄正当有为，你这位夫人青春年少，只因你逞英雄好汉，累得全都在此丧命。”





78 文泰来听到这里，不由得满头大汗，陆菲青的话虽然有点偏激，可也入情入理。他再也不能坚持己见了，向陆菲青道：“前辈教训极对，刚才小侄是想岔了，前辈指点，唯命是从。”





79 陆菲青又问余鱼同，该到何处报信求援。余鱼同道：“红花会十二位香主都已会集安西，大伙请少舵主总领会务，少舵主却一定不肯，非要二当家无尘道长当总舵主不可。现下僵在那里，只等文四当家和骆十一当家一到，就开香堂推举总舵主。”





80 陆菲青喜道：“我看这样，你们三人马上动身去铁胆庄。安西离此不远，到安西报信的事交给我去办。”文泰来不再多说，从怀中拿出一朵大红绒花，交给陆菲青道：“前辈到了安西，请把这朵红花插在衣襟上，敝会自有人来接引。”





81 骆冰将文泰来扶起。余鱼同把地下两具尸体挪到炕上，用棉被蒙住。陆菲青与众人告辞后，打开门，大模大样地踱出来，上马向西疾驰而去。





82 过了片刻，余鱼同手执金笛开路，骆冰一手撑了一根门闩，一手扶着文泰来走出房去。余鱼同将三两银子抛在柜上，道：“这是房饭钱，我们房里有两件贵重物品存着，谁敢进去，少了东西回来跟你算帐！”





83 掌柜的和店伙计连日来见他们恶战杀人，胆都寒了，站在远远的地方，大气都不敢出，看着这三人携缰上马，向东南方向奔去。





84 一口气走出十五六里地，但见路上乱石长草，颇为荒凉。忽听马蹄声急，迎面奔来三骑。为首一人身材魁伟，白须如银，左手仓啷啷弄着两个大铁胆。另外两人却也十分精悍。六骑奔驰均疾，霎时之间已交错而过。





85 又行数里，来到铁胆庄前。此时天色向晚，日暮投庄，求庇于人，三人心情郁郁，俱有凄怆之意。庄丁引领进庄，一位管家模样的中年汉子出来接待，自称姓宋，名叫善朋，随即请教文泰来三人姓名。三人据实说了。





86 宋善朋听说是红花会中人物，心头一惊，道：“久仰久仰，三位找我们老庄主，真是失敬得很，我们老庄主刚出了门。”他知红花会与老庄主从无交往，这次突然过访，来意善恶，难以捉摸，言辞之间，不免显得迟疑冷淡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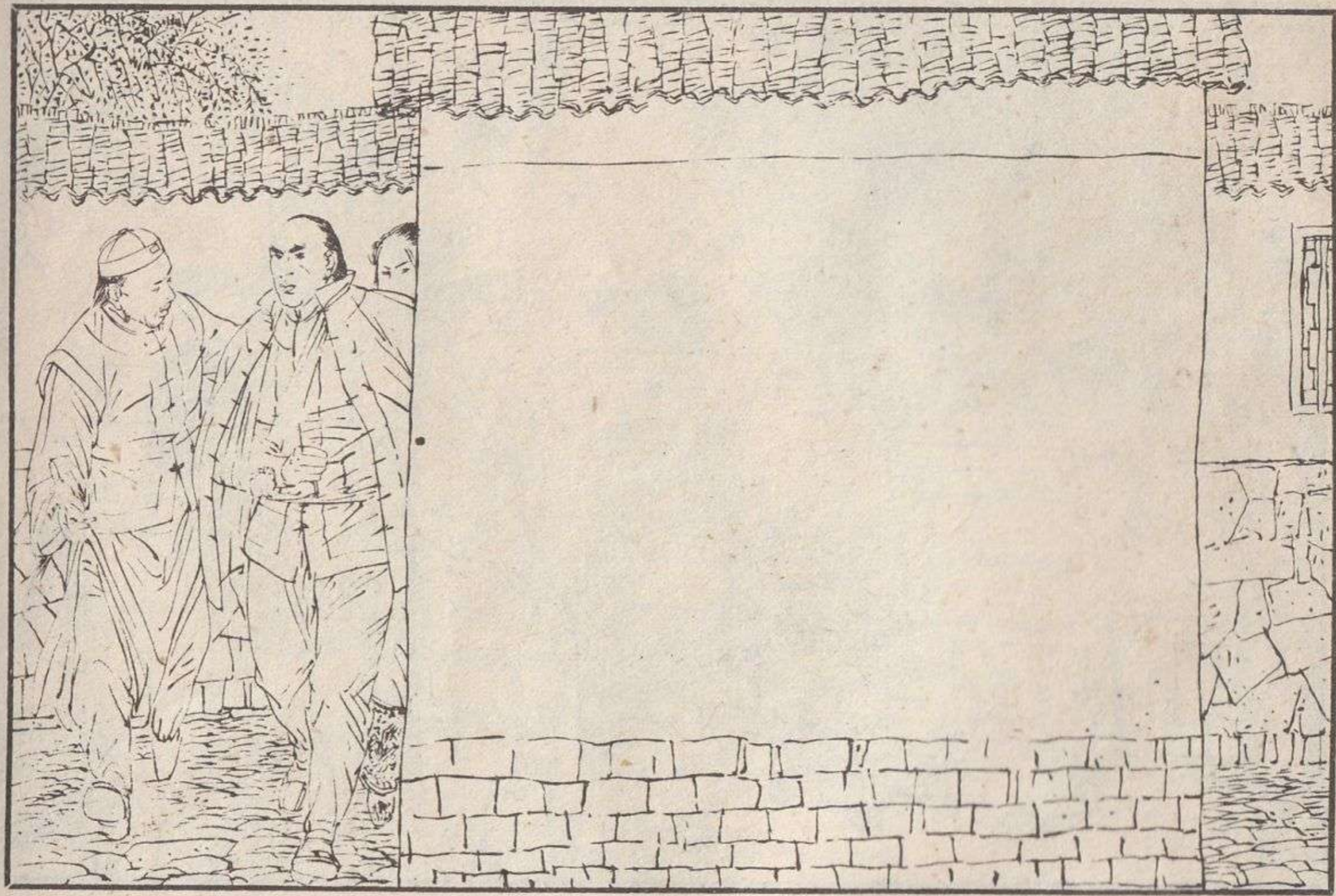
87 文泰来听说周仲英既不在家，陆菲青那封信也就不便拿出，虽见宋善朋礼貌恭谨，但却是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神情，不禁心下有气，便道：“既然周老英雄不在家，就此告退。”说着扶了椅子站起，坚持要走。





88 三名庄丁把客人的马匹牵来，文泰来与余鱼同向宋善朋一抱拳，说声“惊扰”，随即上马。三人正要纵马离去，只听得一阵鸾铃响，一骑飞奔而来，乘者翻身下马，向文泰来等拱手道：“三位果然是到敝庄来的，请进庄内坐。”





89 那人自称姓孟，名健雄，是铁胆周仲英的大弟子。他解释说，刚才路遇三位，老庄主猜想是到他庄上来的，本来当即就要折回，只因实有要事，因此命他先赶回来迎接贵宾。当下把文泰来三人又迎进庄去，言语十分恭敬热情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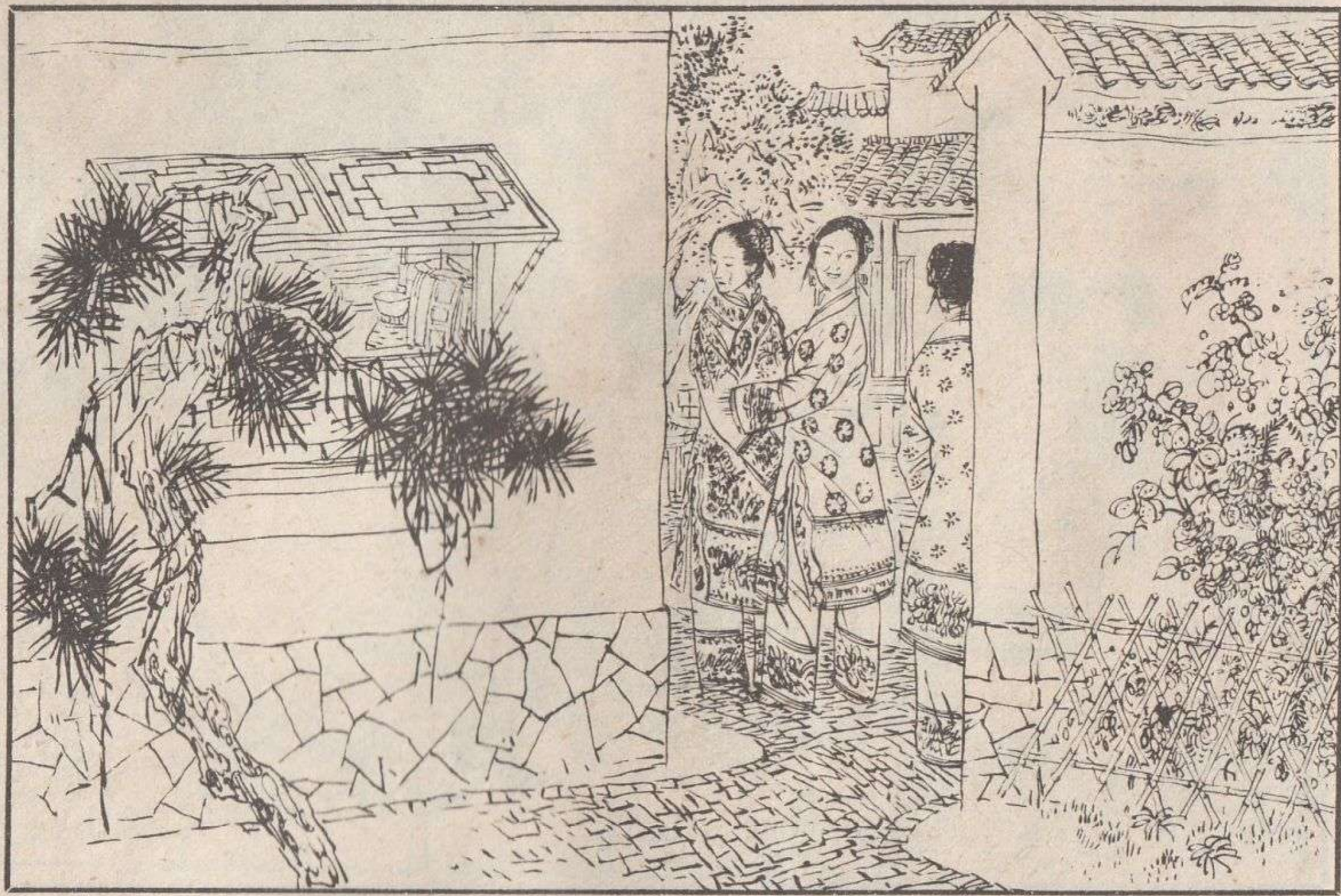
90 宾主坐下,重新献茶,一名庄丁出来在孟健雄耳边说了几句话。孟健雄站起身来对骆冰道:“我家师娘请这位女英雄到内堂休息。”





91 骆冰由一名婢女引着进去，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大踏步出来，拉着骆冰的手，亲热地说道：“刚才听说红花会的英雄坐一会儿就走了，我正懊恼，幸好现下又赏脸回来。快别走，在我们这小地方多住几天。”





92 “你们瞧，”她回头对几个婢女说，“这位奶奶多俊，把我们小姐都比下去啦！”原来这位女人是周仲英的续弦，生了一个女儿周绮，今年十八岁，生性鲁莽，常在外面闹事。周仲英刚才匆忙出去，就为了这位大小姐又打伤了人，赶去赔不是的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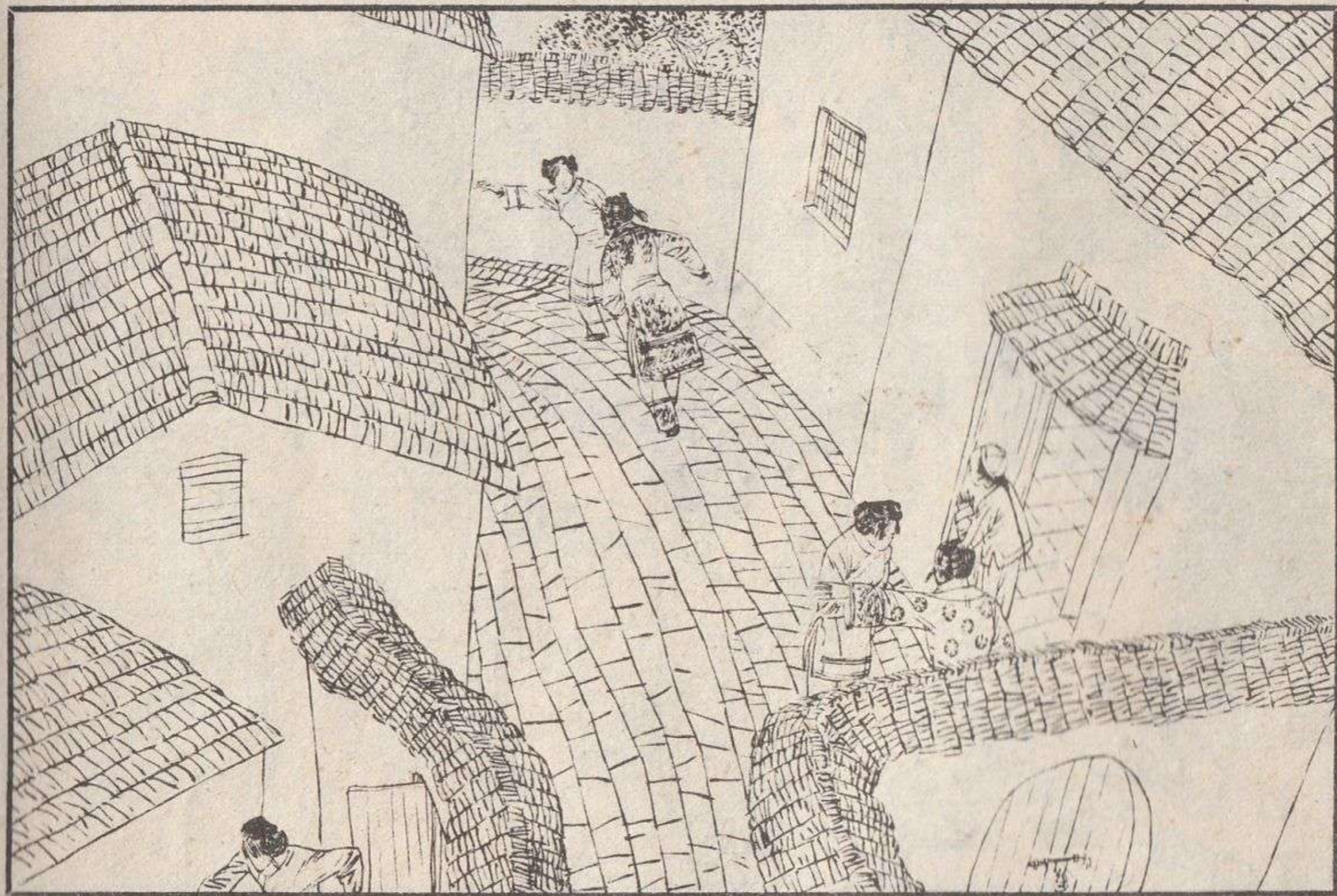
93 周仲英晚年又得一个儿子，现已十岁，叫周英杰。周大奶奶等骆冰坐定后道：“快叫少爷来，给文奶奶见见。”一个孩子从内房出来，长得眉清目秀，手脚灵便，看来已学过几年武艺。这孩子向骆冰磕头，叫声“婶婶”。





94 骆冰握住孩子的手，把左腕上一串珠子褪下，交给他说：“远道来没什么好东西，几颗珠子给你镶帽儿戴。”周大奶奶见这串珠子极是贵重，心想初次见面，怎可受人家如此厚礼，又是叫嚷，又是阻拦，再三推辞。





95 拉扯一阵，周大奶奶只好收下，又叫儿子磕头道谢。正说话间，一个婢女慌慌张张地进来道：“文奶奶，文爷晕过去了。”周大奶奶连忙叫人请医生。骆冰快步出房去看丈夫。





96 孟健雄急遣庄丁赶快骑马到镇上请医，顺便报知老庄主，客人已经留下了。他一路嘱咐，跟着庄丁直说到村口，眼看庄丁上马，顺着大路奔向赵家堡，正要转身，忽见庄外一株柳树后，一个人影一闪，似是见到他而躲了起来。





97 孟健雄直向那人所躲的柳树后奔去，那人见逃脱不掉，便站起身来，假装迷了路，叫道：“喂，借光，上三道沟走哪条路呀？”原来这人正是镇远镖局的童兆和。当他见骆冰和文泰来，余鱼同出店，知道要逃，忙骑了马偷偷跟随到此。





98 孟健雄冷冷地道：“劳您驾把衣裳解开吧！”童兆和到此地步，不得不依。孟健雄在他身上摸来摸去。会武功的人，敌人手指伸到自己要害处，定要躲闪封闭。童兆和当下全身放松，装作丝毫不会武功模样。





99 孟健雄心想这小子敢情真不是会家，又没搜出什么东西来，只得将他放了。童兆和找到了坐骑，奔回三道沟客栈。





100 一进店房，只见张召重、吴国栋和镖行的人围坐着商议，还有七八个面生之人。他们猜想文泰来逃往何处，打死韩春霖和冯辉的那个老头又是何人，议论半晌，谁都说不出来个所以然来。童兆和却得意洋洋，把文泰来的踪迹说了出来。





101 张召重一听大喜，立即叫童兆和带路前去。吴国栋忙给他和新来的几人引见。原来都是官府中一流好手：四品侍卫瑞大林，郑亲王府武术总教头万庆澜，九门提督府记名总兵成璜，湖南辰州言家拳掌门人言伯乾，以及天津、保定的几个名捕头。





102 为了捉拿文泰来，这许多南北满汉武术名家云集三道沟这小小市镇。当下，一千人等摩拳擦掌向铁胆庄进发。





103 镇远镖局镖头童兆和兴冲冲地带路，引着张召重等官府好手及七八名捕快，赶赴铁胆庄来。他这次有人壮胆撑腰，可就威风八面了，走到庄前，向庄丁喝道：“快叫你家庄主出来，迎接钦差。”





104 孟健雄一听庄丁禀告，知道这批人定为文泰来而来，便叫宋善朋出去敷衍，自己赶到文泰来室中，把文泰来扶起，走进后花园一个亭子，和余鱼同合力把一张石桌搬开，露出一块铁板，掀起铁板，下面原是地窖。





105 孟健雄道：“文爷，外面有六扇门的鹰爪子，只好委屈你们三位暂避一下。”文泰来怒道：“文某岂是贪生怕死之徒？躲在这般地方，就是逃得性命，也落得天下英雄耻笑。孟兄美意，我心领了，这就告辞，以免连累宝庄。”





106 这时，只听得后门外有人大声叫门，同时前面人声喧哗。文泰来见铁胆庄被围，前后有敌，左手拔出单刀，对骆冰和余鱼同道：“并肩往外冲。”骆冰应了，伸手扶住他右臂。文泰来忽觉骆冰身子微微颤动，向她一看，见她双目含泪，脸色凄苦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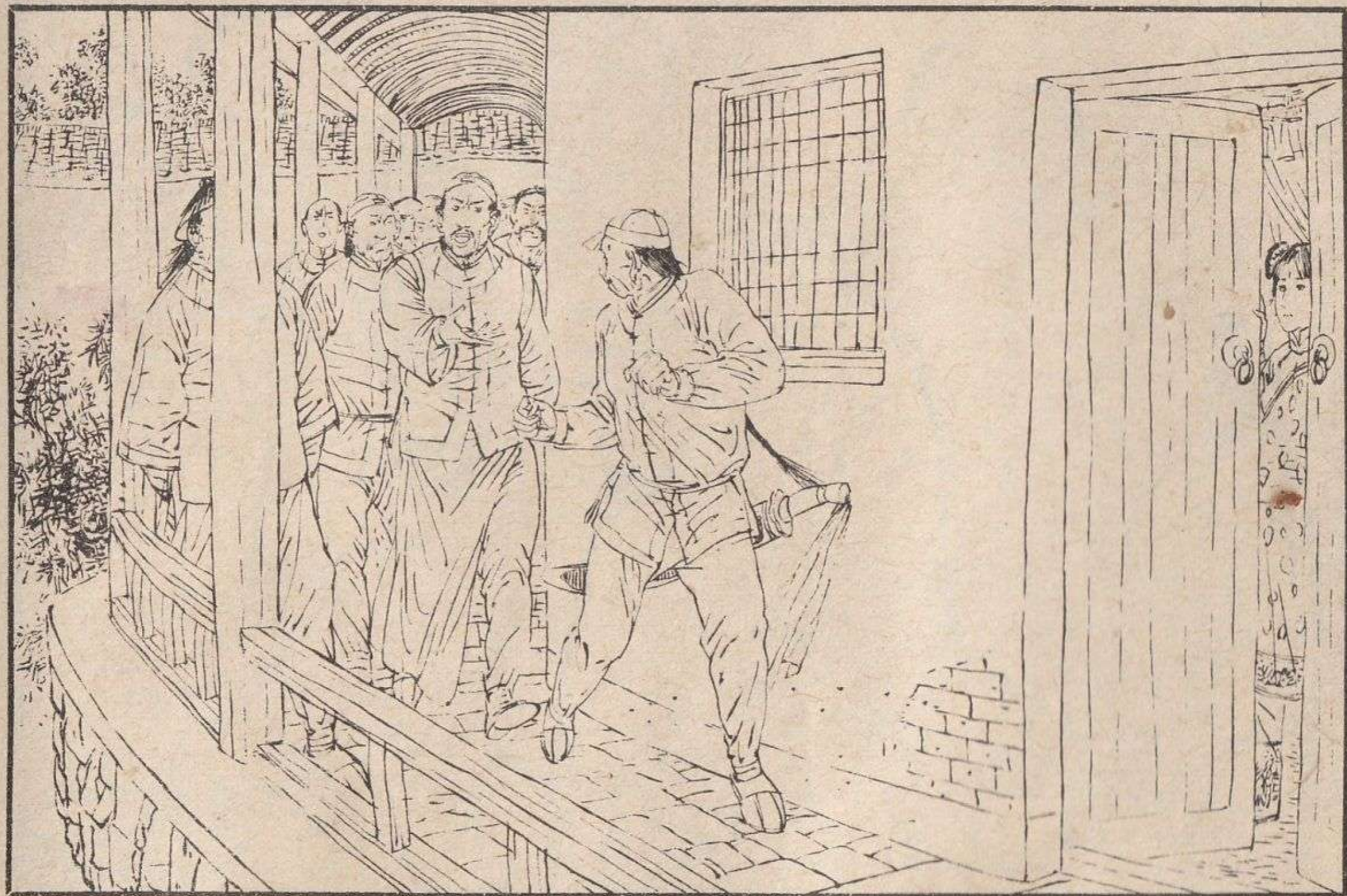
107 文泰来心中一软，柔情顿起，叹道：“咱们就躲一躲吧。”孟健雄大喜，待三人进了地窖，忙把铁板盖好，和两名庄丁合力把石桌抬在铁板上。小少爷周英杰也七手八脚地在旁帮忙。





108 孟健雄一看已无破绽，才命庄丁去开后门。吴国栋等守在门外，张召重等一干人却已进了花园。童兆和对张召重道：“我亲眼目睹，见三名钦犯进庄，张大人你下令搜吧。”





109 张召重明知文泰来定在庄内，可是如搜查不出来，得罪了周仲英这老儿可不是玩的，当下正感踌躇。孟健雄哈哈大笑道：“红花会是江南的帮会，怎么会到西北边塞来？这位老爷刚才来过，庄上没送盘缠，就这么挟嫌诬陷，各位大人也真会信他！”





110 童兆和心想，今天抓不到这三个人，回去必被大伙奚落埋怨，孩子嘴里或许骗得出话来。于是他满脸堆笑，拉住了周英杰的手，道：“小兄弟，今天来你家的三个客人躲在哪里？说出来我送你这买糖吃。”说罢拿出一只银元宝，递了过去。





111 周英杰扁嘴向他做个鬼脸，道：“铁胆庄的人，谁希罕你的臭钱？”童兆和突然瞥见周英杰左腕上套着一串珠子，正是骆冰之物，心中一喜，说道：“你手上这串珠子，我认得是个女客的，你还说他们没有来？难道是偷了她的不成？”





112 周英杰大怒：“我怎么偷人家的物事？明明是那婶婶给我的。”童兆和笑道：“好啦，是那婶婶给的。那么她在哪里？”周英杰眉毛一扬道：“你不是好人，我干嘛要对你说？”





113 张召重心想：这孩儿神气十足，我且激他一激，看他怎样。便道：“老童，不用跟小孩儿罗嗦了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铁胆庄里大人的事，不会让小孩儿瞧见。”周英杰果然着恼，说道：“我怎么不知道？”





114 孟健雄见周英杰漏了口，心中大急，说道：“小师弟，咱们进去吧，别在花园里玩了。”张召重抓住机会道：“小孩儿不懂事，就会吹牛。你要是知道那三个客人躲在什么地方，你是小英雄，否则的话，你是小混蛋、小狗熊。”





115 周英杰忍无可忍，大声道：“我自然知道，他们就在花园里，就在这亭子里！”孟健雄大惊：“小师弟，你胡说什么？快进去！”周英杰话一出口，便知糟糕，急得几乎要哭了出来，拔足飞奔入内。





116 张召重见亭子四周是红漆栏杆，空空旷旷，哪有躲藏之处。他左看右看后，忽然对孟健雄笑道：“在下武艺粗疏，可是有些笨力气，愿和孟爷比试比试。我们来举这张石桌。”孟健雄大惊，顿时呆了，想不出法子来推辞阻拦。





117 瑞大林、成璜一千人见张召重忽然要和孟健雄比力气，心下各俱纳罕。只见他捋起衣袖，右手抓住石桌圆腿，喝一声“起”，一张四百来斤的石桌竟被他单手平平端起。众人喝彩声未毕，却惊叫起来。石桌举起，露出底下铁板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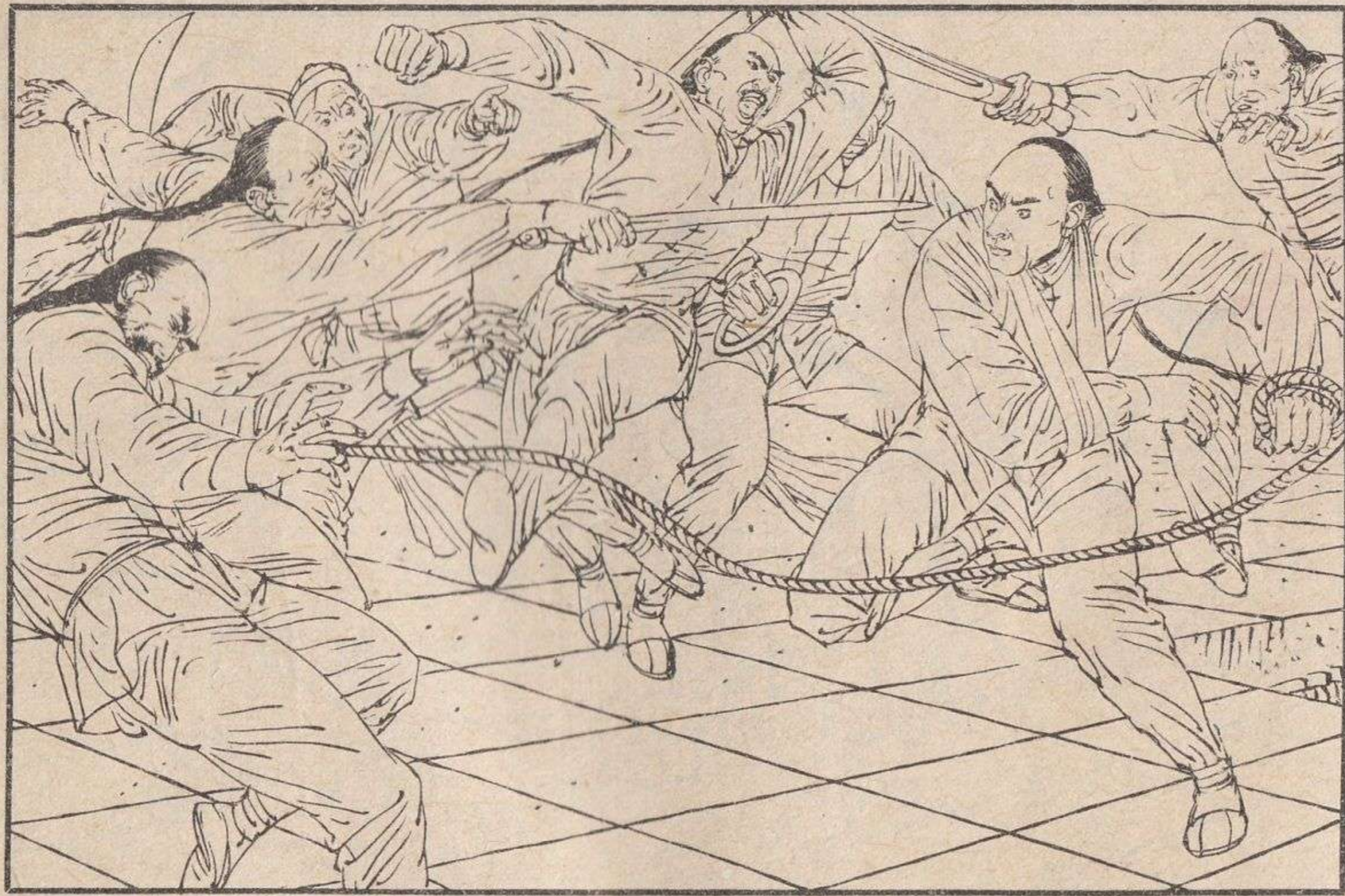
118 文泰来躲在地窖之中，忽听头顶轧轧两声，接着光亮耀眼，遮住地窖的铁板已被揭开。文泰来低声对骆冰道：“我等给铁胆庄卖了。咱们夫妻一场，你答应我一件事，待会我叫你做什么，你一定得听我的话。”骆冰含泪点头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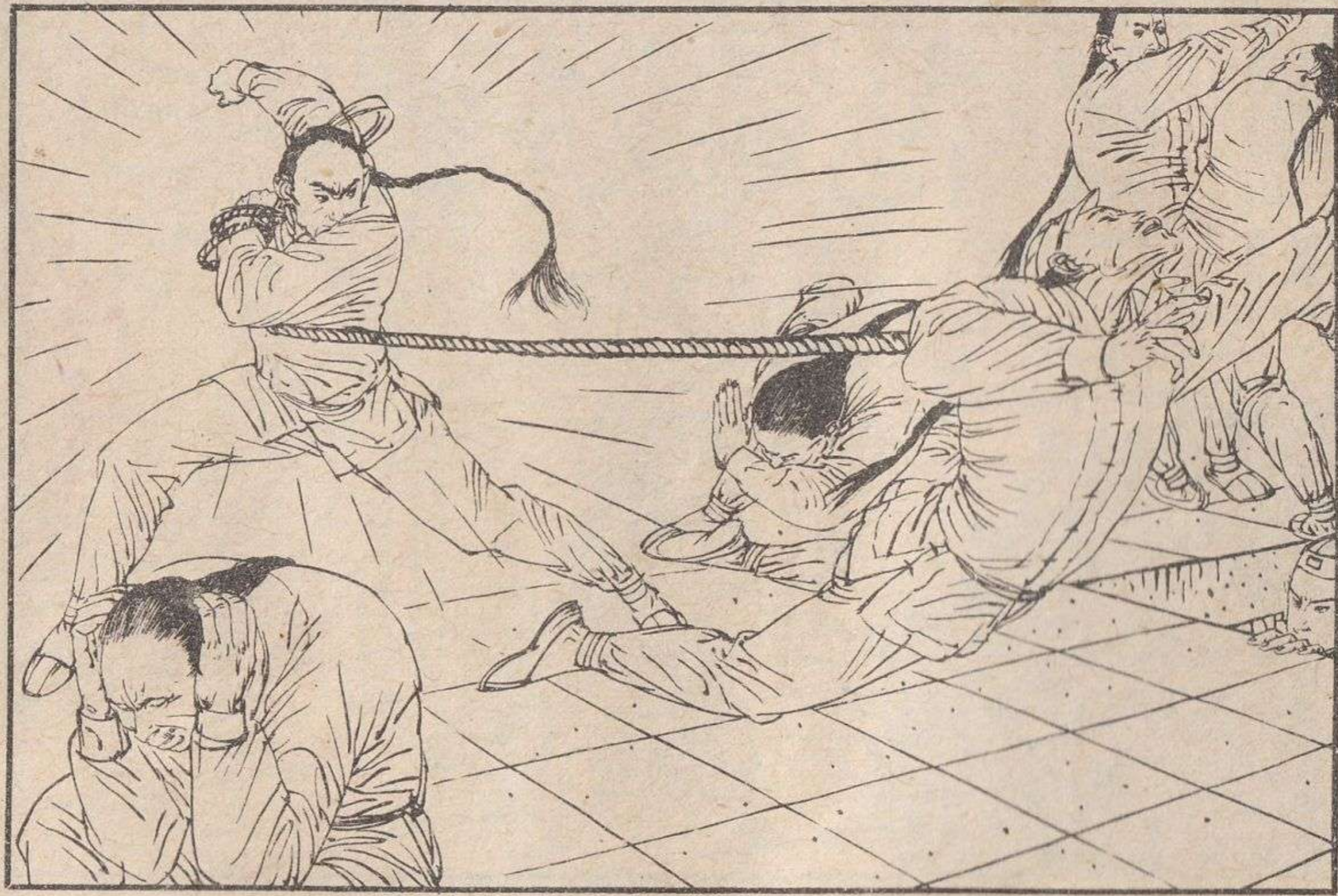
119 众差官虽见文泰来躲在地窖之中，但都不敢下去擒拿。为了要捉活口，也不使用暗器，只守在地窖之上，手持兵刃，大声呼喝。文泰来大喝：“文爷在此，你们吵什么？我腿上有伤，放根绳索，吊我上来。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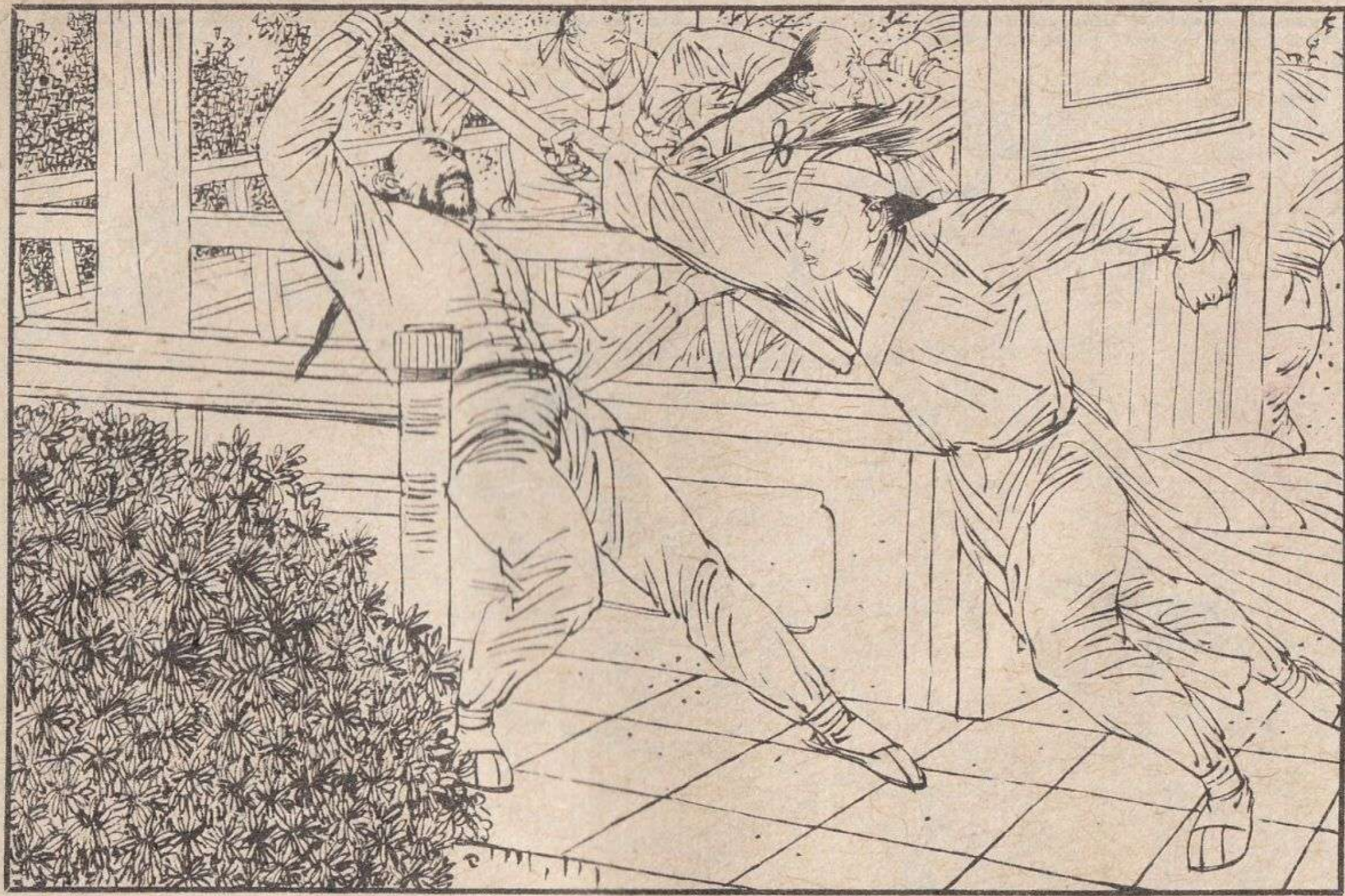
120 张召重回头要孟健雄拿绳，却已不见他人影，忙命庄丁取绳来。成璜拿着绳索，将一端垂下地窖，把文泰来吊将上来。文泰来双足一着地，左手猛拽，成璜绳索脱手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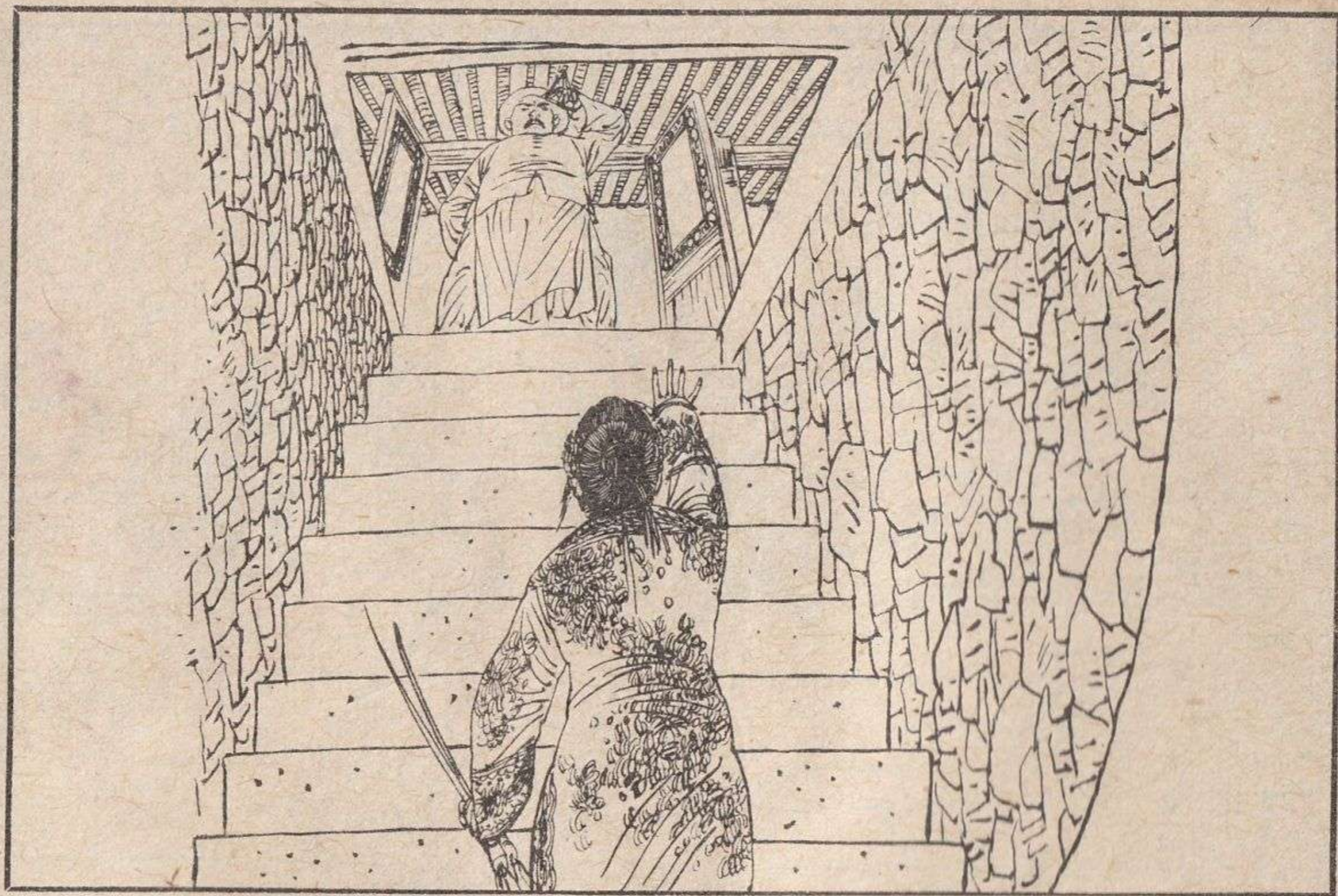
121 文泰来大喝一声，手腕一抖，绳索直竖起来，当即使出软鞭中“反脱袈裟”身法，人向右转，绳索从左向右横扫，势劲力疾，众人急急低头避让。童兆和早躲在众人背后，待见绳索打到，避让不及，背上结结实实挨了一下，顿时扑地倒了。





122 侍卫瑞大林和言家拳掌门人言伯乾一个拿刀，一个手持双铁环，分左右两边围上。余鱼同提气在石级上点了一点，纵身而上，手挥金笛，和总兵成璜打在一起。成璜使开齐眉棍法，棍长笛短，反被余鱼同逼得连连倒退。





123 骆冰以长刀撑着石级，一步一步走上来，快到顶时，只见地窖口一个魁梧汉子叉腰而立，她拾起飞刀向那人掷去。那人不避不让，待飞刀射到面前，伸出三根手指挟住刀柄。此时刀尖距他鼻尖仅有寸许。





124 那人正是张召重。他见出来一个女子，眉头微皱，不屑拔剑与她相斗，便以骆冰那柄飞刀作匕首用，连续三下都是进手招数。相搏四五合，张召重左臂前伸，攻到骆冰右臂外侧，向左横掠，把她双刀拦在一边，运力一推，骆冰立脚不稳，又跌入地窖。





125 那边文泰来迎战两名好手。他伤口奇痛，神志昏迷，如发疯般地乱扫狂打。余鱼同施展金笛却已抢得上风。张召重见他金笛中夹有柔云剑法，笛子点穴的手法又是本门正传，好生奇怪，正要上前喝问，余鱼同突然纵入地窖。





126 原来他见骆冰跌入地窖，忙跳入救援。骆冰站了起来，余鱼同问道：“受伤了吗？”骆冰道：“不碍事，你快去帮四哥。”余鱼同道：“我扶你上去。”成瑛提着熟铜棍在地窖口向下猛挥，居高临下，堵住二人。





127 文泰来见爱妻未能逃脱，自己已不能再行支持，脚步踉跄，直跌到成璜身后，当即随手在他腰间一点，成璜顿时身子软了，被文泰来拦腰抱住，喝声：“下去！”两人直向地窖中跌去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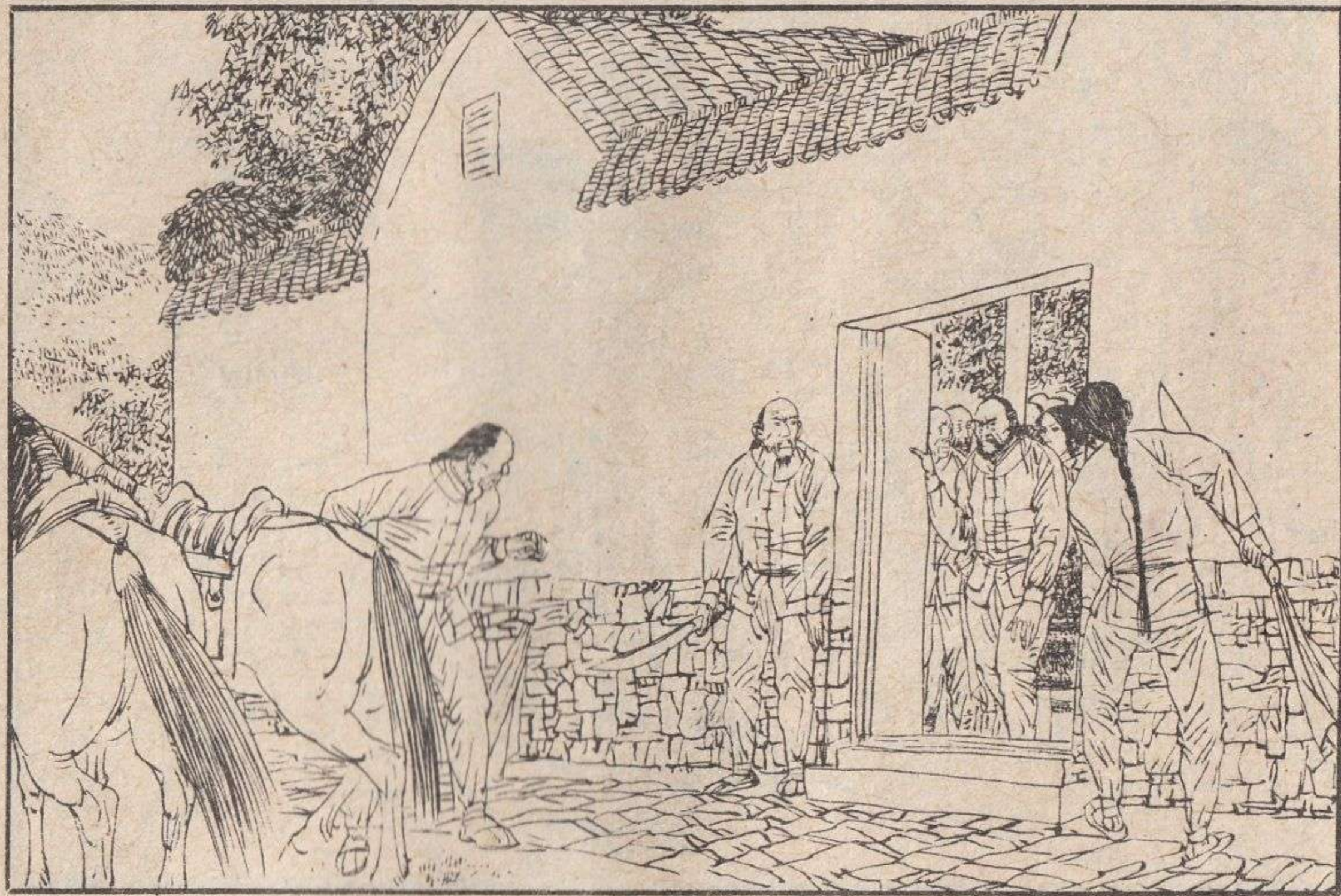
128 文泰来压在成璜身上，两人都爬不起来。骆冰忙把文泰来扶起。他满头大汗，脸上毫无血色，向她勉强一笑，“哇”的一声，一口鲜血吐上她衣襟。余鱼同明白文泰来的用意，大叫：“让路！让路！”





129 张召重听余鱼同一叫，只得向众人挥手，让了一条路出来。从地窖中出来的第一个是成璜，骆冰随后拉住他衣领，短刀刀尖对准他的后心。第三个是余鱼同，他一手扶着骆冰，一手抱住文泰来。四个人拖拖拉拉走了上来。





130 骆冰喝道：“谁动一动，这人就没命。”四人在刀枪丛中钻了出去，慢慢走到后园门口。骆冰眼见有三匹马缚在柳树上，心中大喜，暗暗谢天谢地。这三匹马正是吴国栋堵截后门时所骑。





131 张召重眼见要犯便要逃脱，心想：成瑛这脓包死活关我何事？我把文泰来抓回北京，那才是大功一件。于是拾起地上的绳索，运起内力，向外抛去，绳索呼的一声飞出，绕住了文泰来，回臂一拉，将文泰来拉脱了余鱼同之手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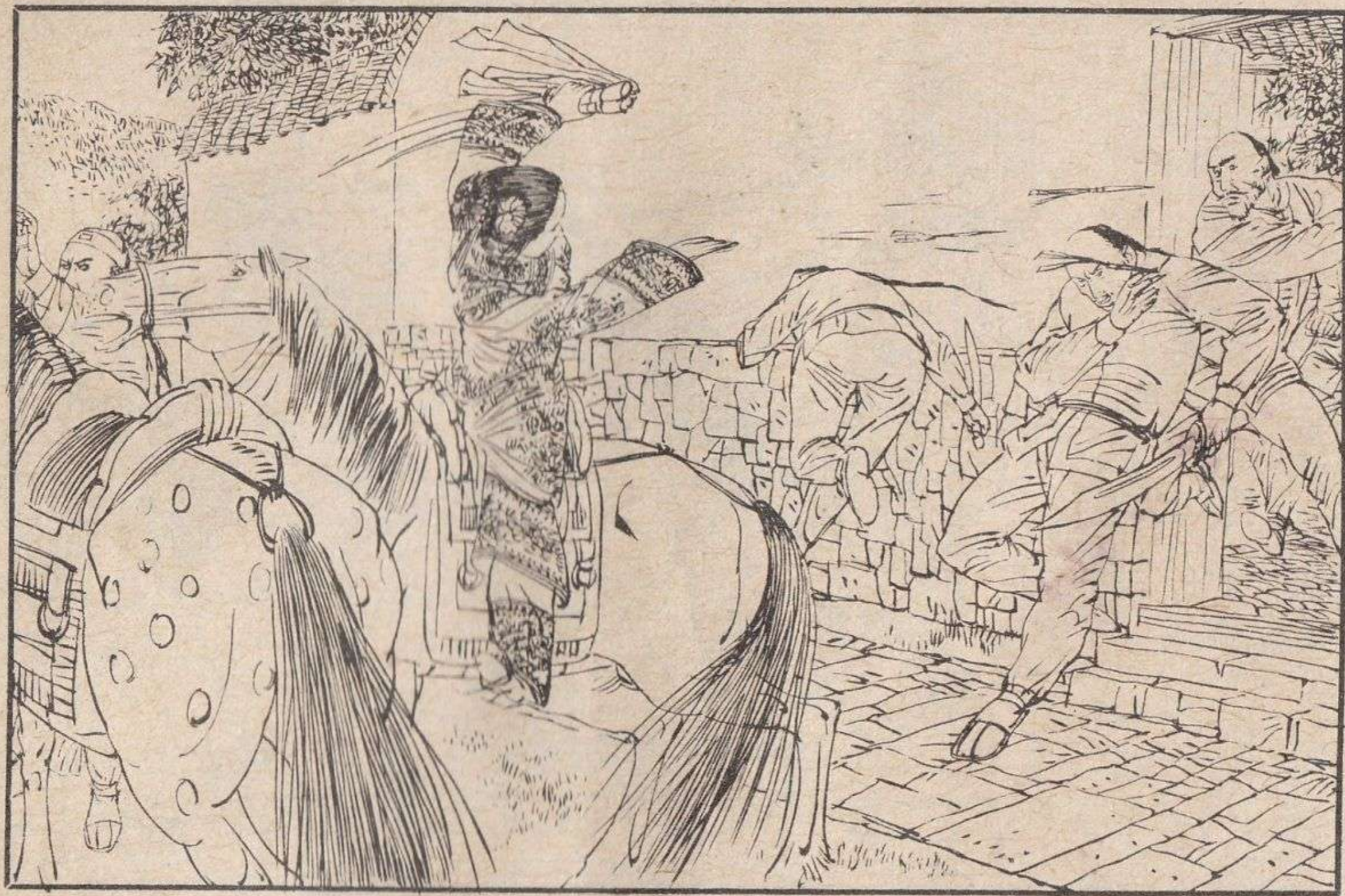
132 骆冰听得丈夫一声呼叫，早忘了去杀成璜，回身来救丈夫，她腿上受伤，迈不了两步，已跌倒在地。文泰来叫道：“快走，快走！”骆冰道：“我跟你死在一起。”文泰来怒道：“你刚才答应听我话的……”





133 他话未说完，已被瑞大林等拥上按住。余鱼同飞身过来，抱起骆冰，直闯出园门。一名捕快抡刀上前阻拦，被余鱼同飞起一脚，踢得他直跌五六步远。





134 余鱼同抢到柳树边，把骆冰放上马背，叫道：“快放飞刀！”这时言伯乾和两名捕快已追出园门，骆冰三把飞刀连珠般发出，惨叫声中，一名捕快肩头中刀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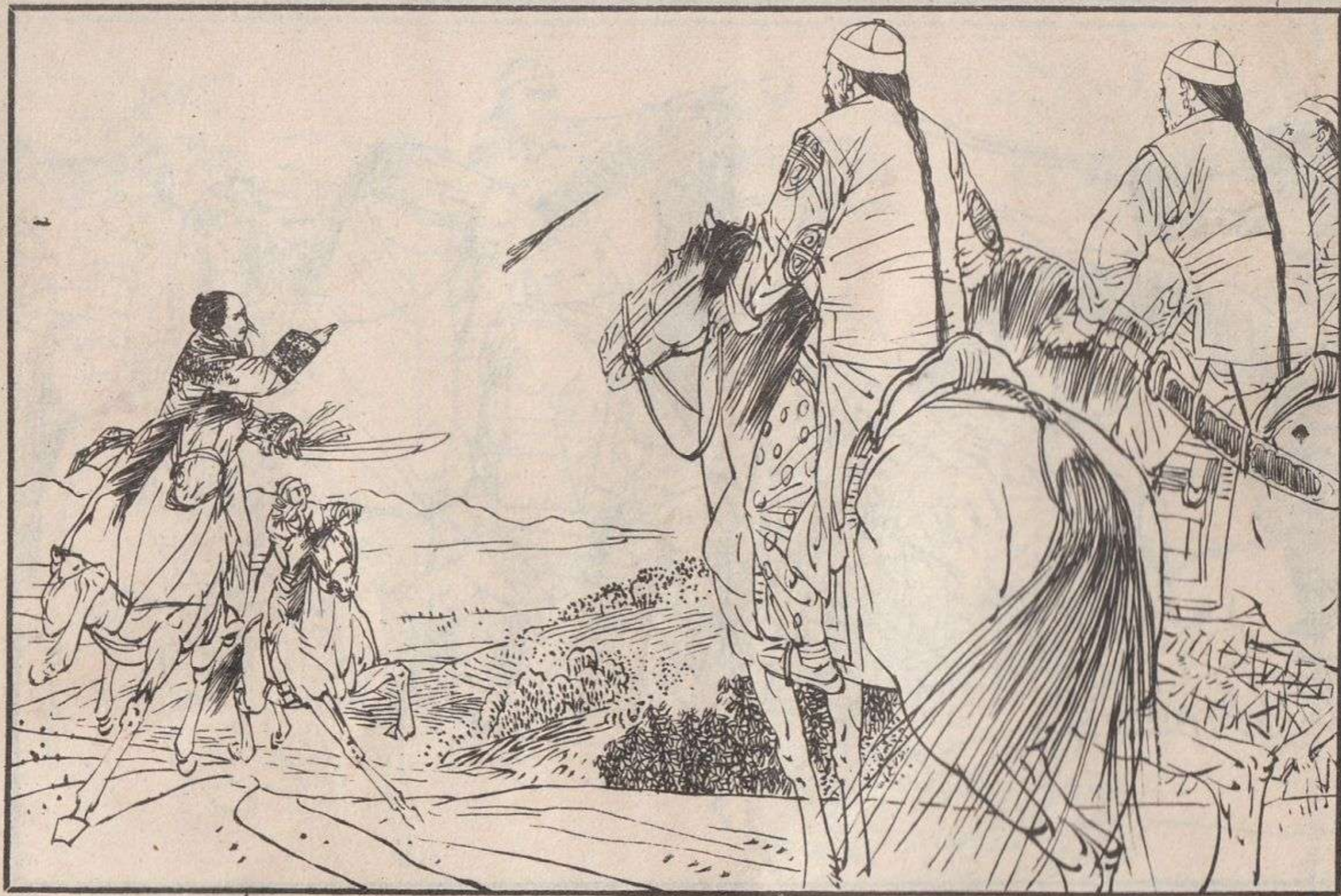
135 言伯乾稍一走神，余鱼同已将三匹马的马缰扯开，自己骑上一匹，把第三匹马牵转马头，向着园门，挥金笛在马臀上一击，那马受痛，向言伯乾等直冲过去，把追兵都挡在花园后门口。





136 张召重等捉到要犯文泰来，欢天喜地，谁也无心追赶。混乱之中，余鱼同和骆冰两骑奔得远了。骆冰神不守舍地伏在马上，几次要拉回马头，再进铁胆庄，都给余鱼同挥鞭抽她坐骑，身不由主地前奔而去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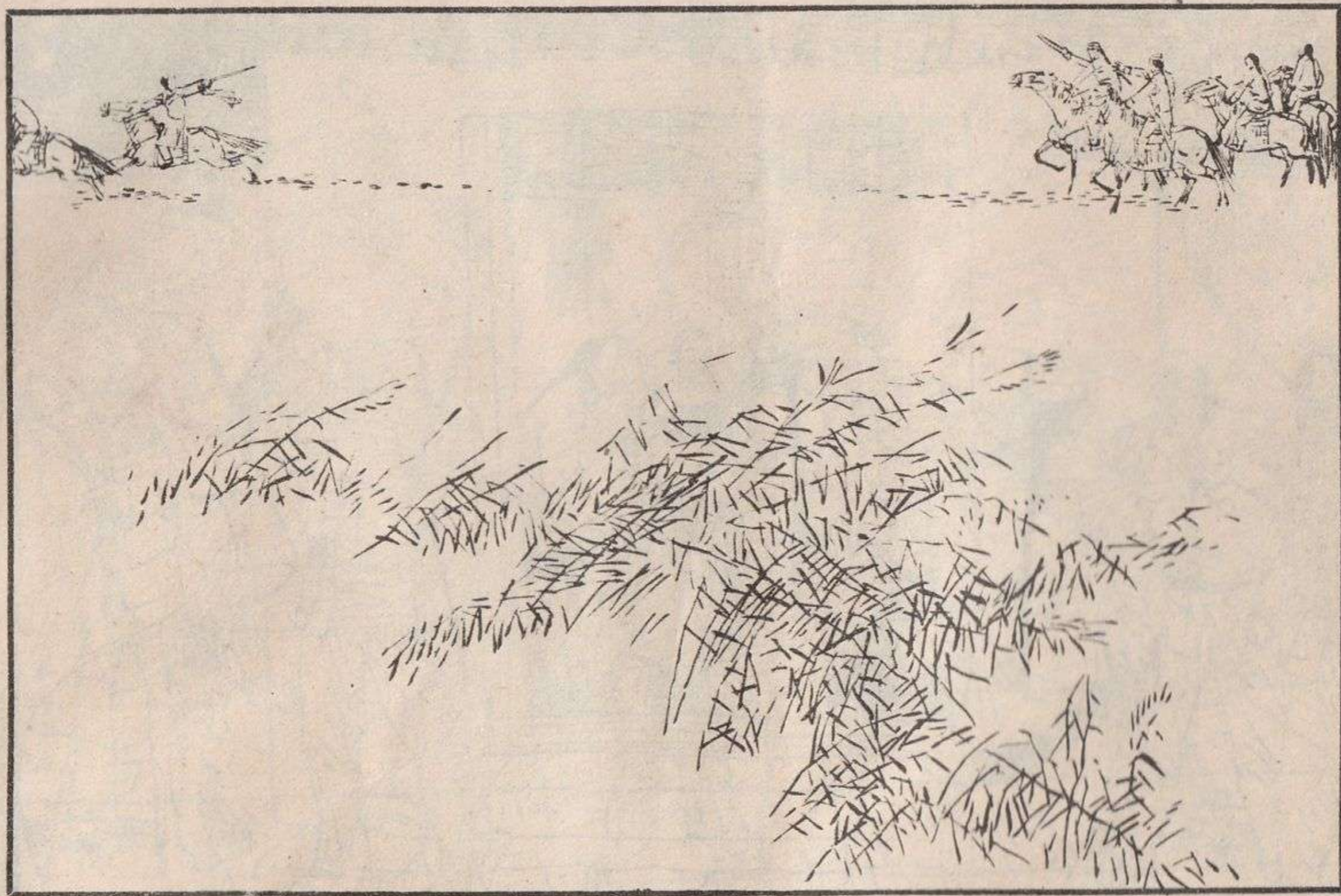
137 直奔出六七里地，四乘马迎面而来，当先一人白须飘动，正是铁胆周仲英。他见到余骆两人，很是诧异，叫道：“贵客留步，我请医生来啦！”骆冰恨极，一柄飞刀向他掷去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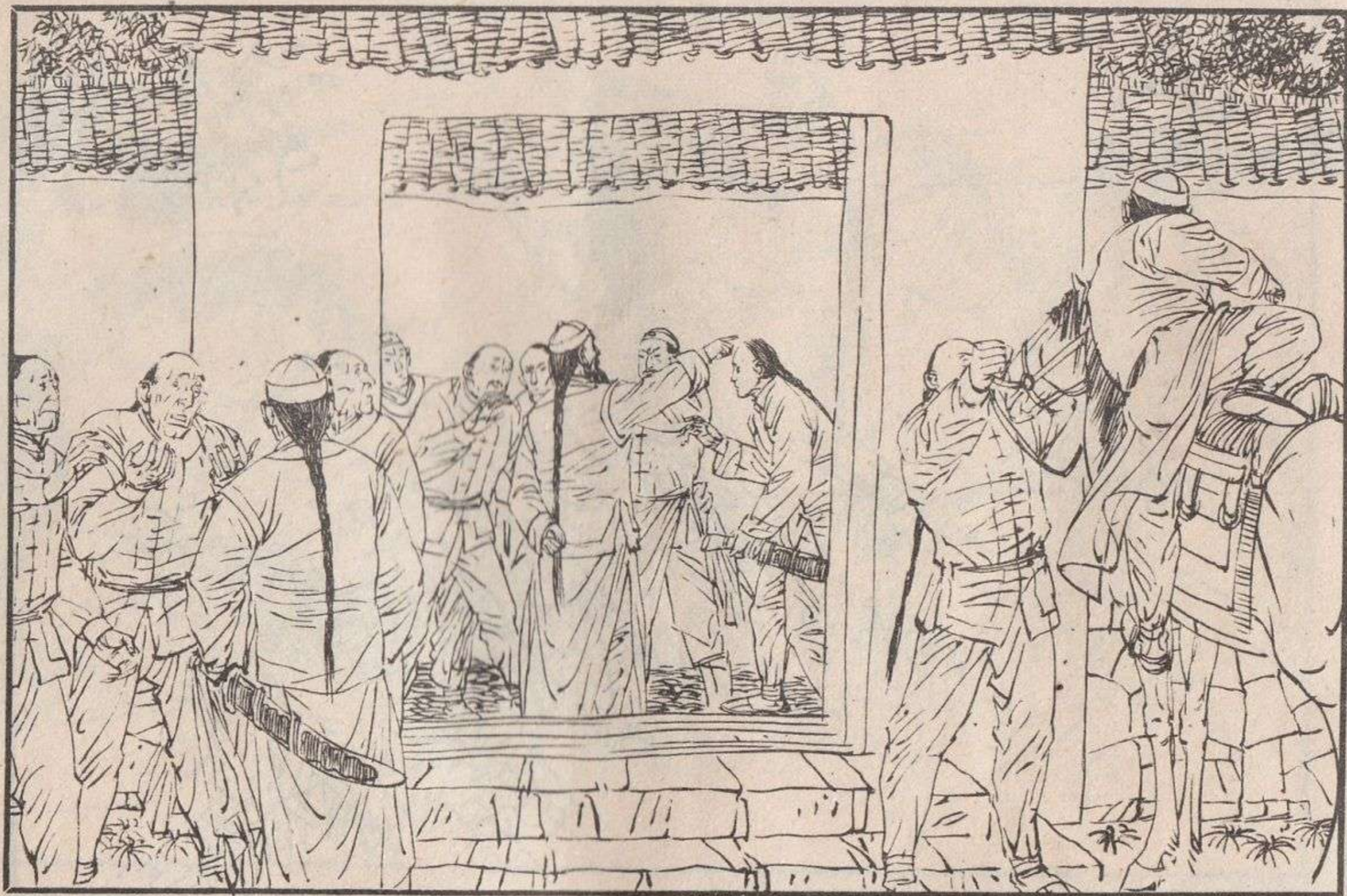
138 周仲英突见飞刀掷到，大吃一惊，毫无防备之下不及招架，急忙将身在马背上一伏，飞刀从背上掠过。周仲英正要喝问，骆冰已张口大骂：“你这沽名钓誉、狼心狗肺的老贼！你们害我丈夫，我和你这老贼拚了！”





139 她边骂边哭，手挥双刀纵马上前。周仲英给骂得莫名其妙。他二弟子安健刚早已按捺不住，挥单刀上前迎敌，被周仲英伸手拦住。余鱼同劝道：“先想法救四哥，再烧铁胆庄。”骆冰一听有理，一口唾沫恨恨吐在地下，掉转马头而去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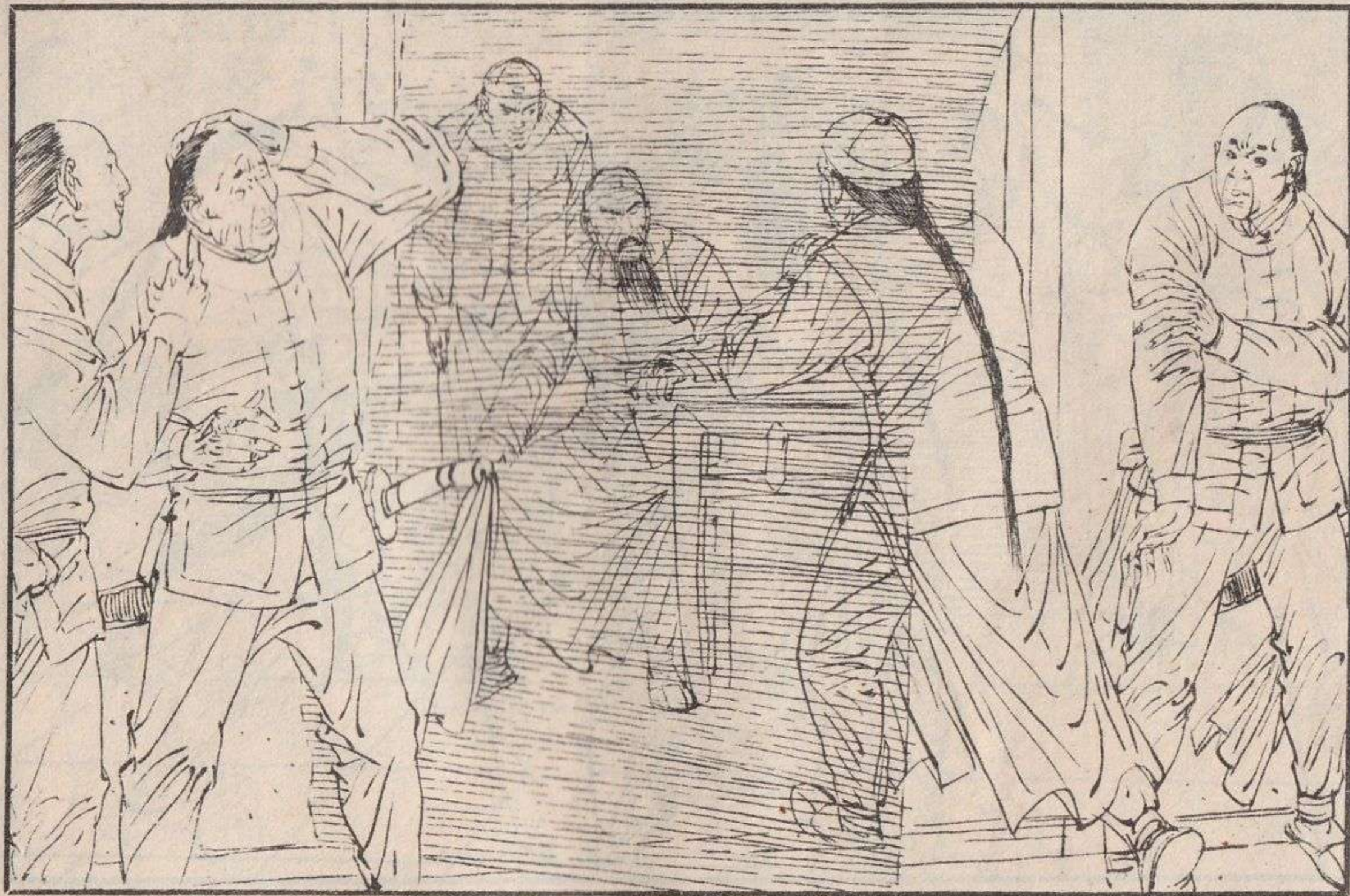
140 周仲英好生纳闷，催马急奔，驰到铁胆庄前，飞步进庄，一连串地叫道：“叫健雄来！”庄丁回道：“孟爷保着大奶奶、小少爷到后山躲避去了。”周仲英一听，更是诧异。几名庄丁七嘴八舌地说了事情发生的经过。





141 周仲英连问：“三位客人躲在地窖里，是谁走漏了风声？”庄丁面面相觑，都不敢说。周仲英大怒，挥马鞭向庄丁劈头盖脸打去。安健刚见师父动了真怒，也不敢上前相劝。





142 周仲英打了几鞭，坐在椅上直喘气，两枚大铁胆仓啷啷地弄得更响。周仲英喝道：“大家站在这里干什么？快去催健雄来。”说话未毕，孟健雄已自外面进来，叫道：“师父回来了。”





143 周仲英从椅中一跃而起，嘶声道：“谁漏了风声，你说，你……”  
孟健雄见师父气得话都说不出来，和平日豪迈从容的气度大不相同，哪里还敢直说，犹豫一下道：“是鹰爪子自己发现的。”





144 周仲英左手一把抓住他衣领，右手挥鞭，便要劈脸打去，复又强行忍住，怒道：“胡说！我地窖如此机密，这群狗贼怎能发现？”孟健雄不答，更不敢和师父目光相对。周大奶奶此时听得丈夫发怒，携了儿子出来相劝。





145 周仲英目光转到宋善朋脸上，喝道：“你一见公差，心里害怕了，便说了出来，是不是？”宋善朋见到老庄主的威势，似乎一掌就要打将过来，不由得胆战心惊，说道：“不……是我说的，是……是小……小公子说的。”





146 周仲英心中打了个突，对儿子道：“你过来。”周英杰畏畏缩缩地走到父亲面前。周仲英道：“那三个客人藏在花园的地窖，是你跟公差说的？”周英杰在父亲面前素来不敢说谎，但此刻却也不敢供认其事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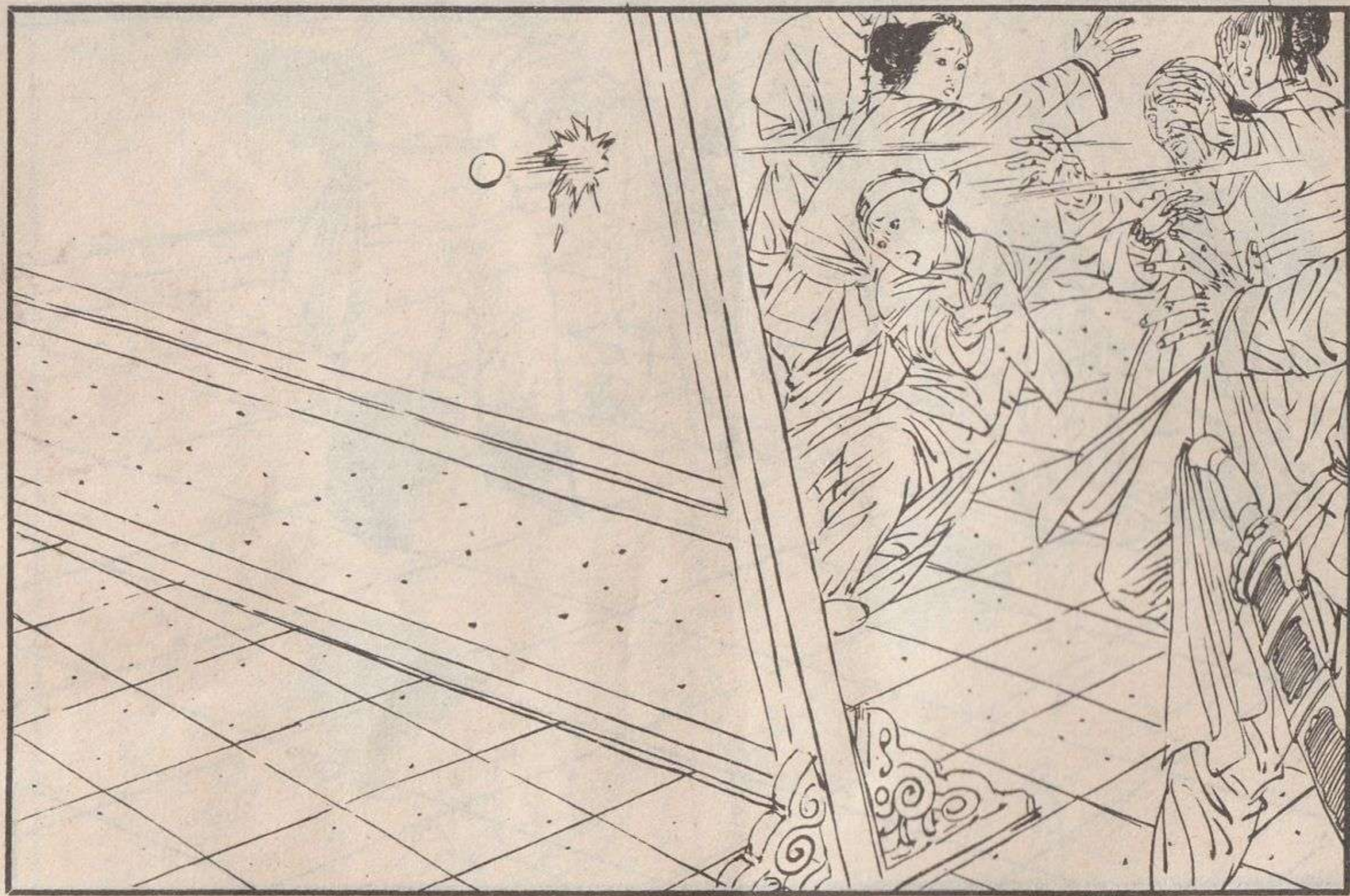
147 周仲英挥起鞭子，喝道：“你说不说？再不说我打死你。”周英杰吓得要哭又不敢哭，眼睛只望着母亲。周大奶奶走近劝道：“老爷子别生气啦，儿子乖乖在家，你如此吓他干么呀？”周仲英把妻子一推，说道：“别在这里罗嗦！”





148 孟健雄眼见瞒不住了，便道：“师父，狗贼张召重一再以言语相激，说小师弟若是不说出来，便是小混蛋、小狗熊。”周仲英喝道：“小混蛋，你要做英雄，便说了出来，是不是？”周英杰一张小脸已全无血色，低声道：“是，爹爹！”





149 周仲英怒气不可抑制，喝道：“英雄好汉是这样做的么？”右手一挥，两枚铁胆向对面墙上掷去。周仲英这满腔忿怒全发泄在这一掷之中。岂知周英杰恰在这时冲将上来，要扑到父亲怀里求饶，脑袋正好撞在一枚铁胆之上，顿时鲜血四溅。





150 周仲英大惊，忙抢上抱住儿子。周英杰道：“爹，我……我再也不敢了……你别打我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已然气绝。霎时间，厅上人人惊得呆了。





151 周大奶奶抱起儿子，叫道：“孩儿，孩儿！”见他没了气息，呆了半晌，如疯虎般向周仲英扑去，哭叫：“你为什么……为什么打死了孩儿？”周仲英摇摇头，退了两步，说道：“我……我不是……”





152 周大奶奶放下儿子尸身，在安健刚腰间拔出单刀，纵上前来，挥刀向丈夫迎头砍去。周仲英此时心灰意冷，不躲不让，双目一闭，说道：“大家都死了干净。”周大奶奶见他如此，手反而软了，抛刀在地，大哭奔出。





153 却说，骆冰和余鱼同怕遇到公门中人，尽拣荒僻小路奔驰，不出数里天已全黑。塞外遍地荒凉，哪里来的宿店，连一户农家也找不到。好在两人都是久闯江湖，余鱼同用骆冰的长刀割些草来，铺在一棵树下歇息起来。





154 此刻，骆冰一颗心全挂在丈夫身上，只是不断垂泪。余鱼同不住劝慰，说陆师叔后天可以赶到安西，红花会群雄当会大举来援，定能追上鹰爪孙，救出四哥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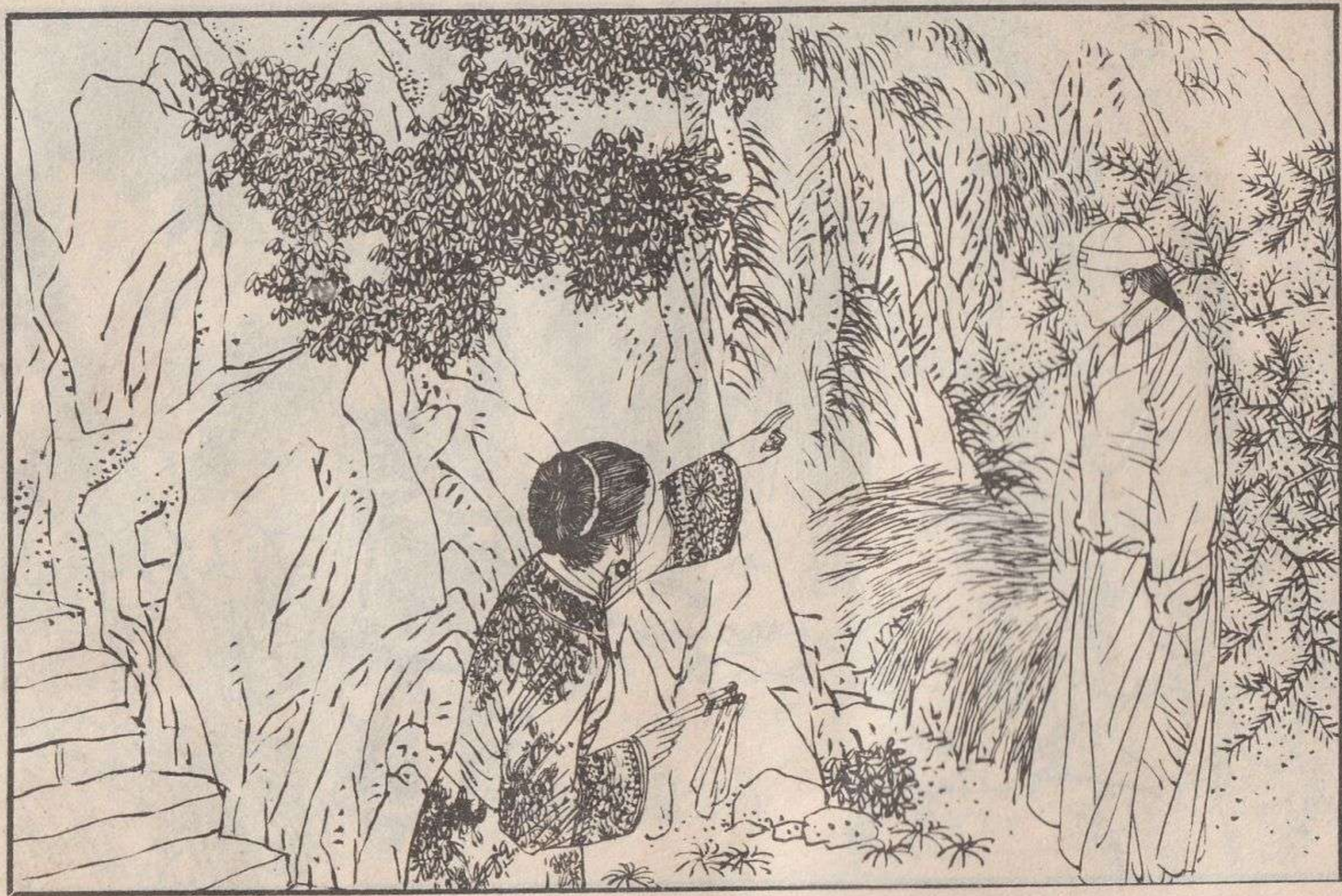
155 骆冰这一天奔波恶斗，心力交瘁，听了余鱼同劝解，心中稍宽，不一会儿就沉沉睡去。睡梦中似乎遇见了丈夫，将她轻轻抱在怀里，在她嘴上轻吻。骆冰心花怒放，软洋洋地让丈夫抱着，仿佛越抱越紧，吻得更热。





156 骆冰正自心神荡漾之际，突然一惊，醒觉过来，星光之下，只见抱着她的不是丈夫，竟是余鱼同。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忙用力挣扎。余鱼同仍抱着不放，低声道：“我想你想得好苦呀！”骆冰羞愤交集，反手重重在他脸上打了一掌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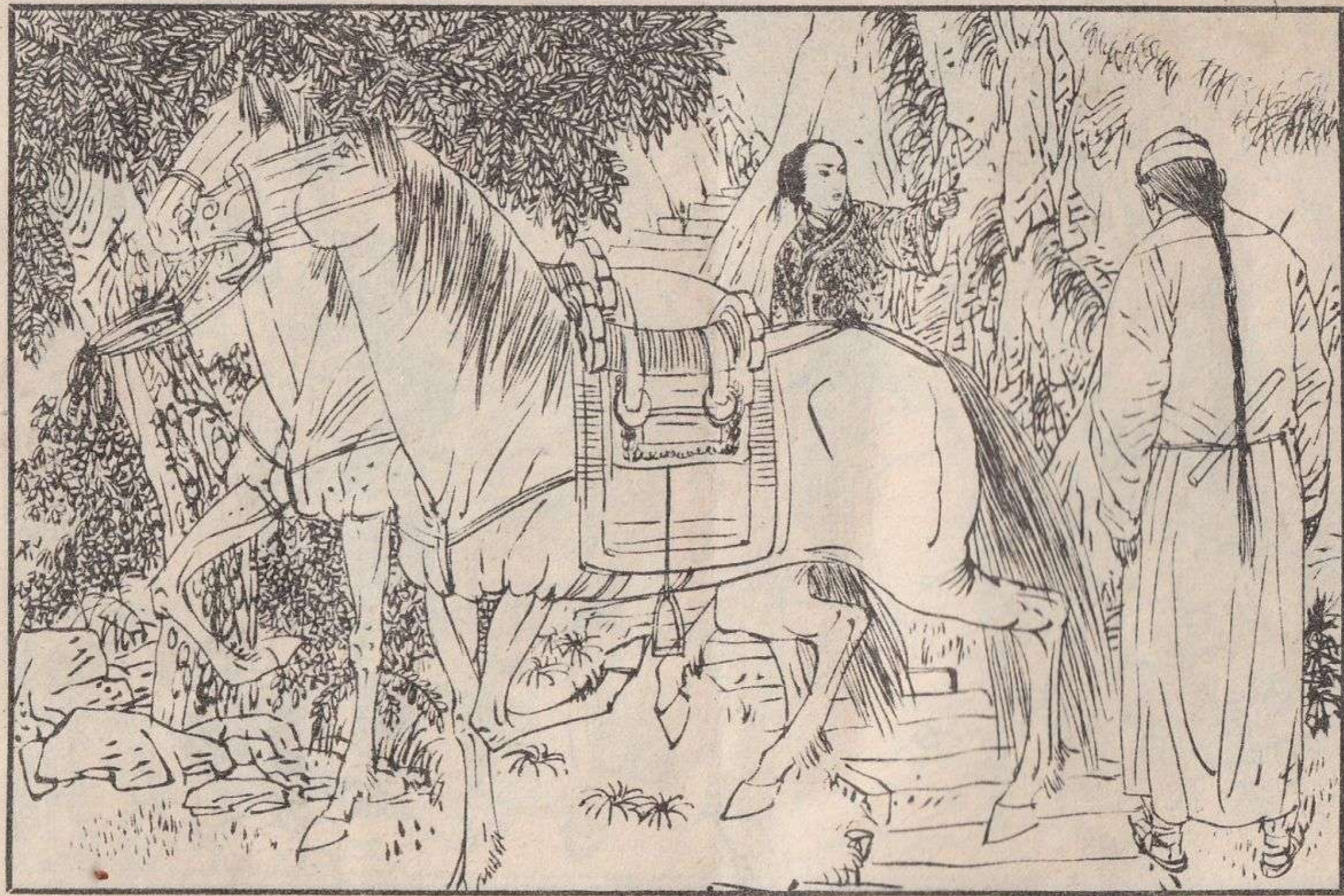
157 接着在他胸前又是一拳，挣脱他怀抱，滚在一边，伸手便拔双刀，却拔了个空，原来已被余鱼同解下。骆冰又是一惊，忙去摸囊中飞刀，幸喜尚剩两把，当下攥住尖刀，厉声喝道：“咱们红花会四大戒条是什么？”余鱼同低下头来，不敢作声。





158 骆冰平时虽然语笑嫣然，可是行规蹈矩，哪容得他如此轻薄，高声喝问：“红花会众兄弟敬的是什么？”余鱼同道：“一敬桃园结义刘关张，二敬瓦岗寨上众儿郎，三敬水泊梁山一百零八将。”





159 骆冰凛然问道：“红花会救的是哪四等人？”余鱼同道：“一救仁人志士，二救孝子贤孙，三救节妇贞女，四救受苦黎民。”“红花会杀的是哪四等人？”“一杀清廷王储，二杀贪官污吏，三杀土豪恶霸，四杀凶徒恶棍。”





160 骆冰秀眉顿蹙，叫道：“红花会四大戒条是什么？”余鱼同低声说：“投降清廷者杀，犯上叛会者杀，出卖朋友者杀，淫人……妻女者杀。”骆冰喝道：“有种的快快自己三刀六洞，我带你求少舵主去；没种的你逃吧，瞧鬼见愁十二郎找不找得到你！”





161 原来依据红花会规条，会中兄弟犯了大罪，可自行用尖刀在大腿上连戳对穿而过的三刀，即所谓“三刀六洞”。鬼见愁石双英在会中坐十二把交椅，犯了规条的就是逃到天涯海角，他也必抓来处刑。当下余鱼同道：“求求你杀了我吧！”





162 骆冰拈刀当胸，欲射出去。余鱼同颤声道：“你一点不知道，这五六年来，我为你受了多少苦。我在太湖总香堂第一次见你，我的心……就不是自己的了。”骆冰怒道：“那时我早已是四哥的人了！你难道不知？”





163 “我知道，但管不住我自己，所以我总躲开你在外面奔波，可哪一天不想你几遍。”说着余鱼同捋起衣袖，露出左臂，说道，“我恨我自己，骂我心如禽兽。每次恨极之时，就用匕首在这刺一刀。你瞧！”骆冰果见他臂上斑斑驳驳，满是疤痕。





164 骆冰有点怜他痴心，不由得心软，便一拐一拐地走到马前，挣扎上马。余鱼同过去相扶，问道：“四嫂到哪里去？”骆冰喝道：“走开！不用你管。四哥给鹰爪孙抓去，反正我也活不了……把刀还我。”





165 余鱼同低着头将鸳鸯刀递给了她。骆冰接了过来，见他站在当地，茫然失措，心中忽觉不忍，说道：“只要你以后好好给会里出力，再不对我无礼，今晚之事我决不对谁提起。”说罢，拍马走了。





166 余鱼同眼望着她背影隐入黑暗之中，呆立旷野，心乱似沸，一会儿自伤自怜，一会儿自悔自责，堂堂六尺汉子，无行无耻，真猪狗不如，突然间将脑袋连连往树上撞去，抱树狂呼大叫。要知红花会群雄与铁胆庄一时误会如何解除，请看第三集。





## 奔雷手遭难——书剑恩仇录之二

---

原著 金庸

改编 吴青

绘画 陈亚非

出版者：安徽美术出版社

发行者：安徽省新华书店

印刷者：合肥新华印刷厂

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64 印张：2.625

---

统一书号：8381·153

定价：

